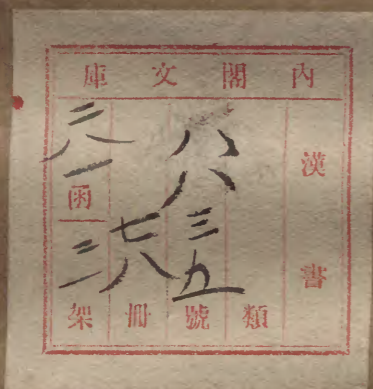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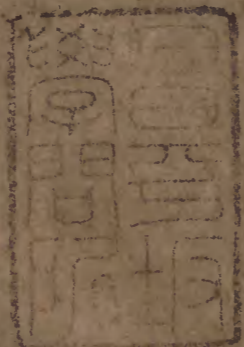


明史藁

傳七十四之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35
冊數	78 (46)
函號	281 3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明史藁

列傳第七十四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彭澤

胡世寧

李承勛

毛伯溫

翁萬達

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幼學於外祖段堅有志節會試二場畢
開母病徑歸母病亦已舉弘治三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歷刑
部郎中勢豪殺人澤宣之辟中貴為祈免執不聽出為徽州
知府澤將遣女治漆器數十使吏送其家澤父大怒趣焚之
徒步詣徽澤驚出逐目吏負其裝父怒曰吾負此數千里汝
不能負數武耶既入杖澤堂下杖已持裝徑去澤益痛砥礪



政最人以方前守孫遇遇見循吏傳中父喪歸正德初起知
真定關人數撓禁澤治一棺於廳事以死怵之其人不取逞
遷浙江副使歷河南按察使所至以威猛稱擢右僉都御史
巡撫遼東進右副都御史改保定未赴而劉惠趙鏐等大亂
河南命澤與咸寧伯仇鉞提督軍務討之陳便宜十一事務
厚賞峻罰以激勸將吏澤體幹修偉腰帶十二圍大音聲與
人語若叱咤始至大陳軍容引見諸將校責以畏縮當死諸
將校股栗伏罪良久乃釋遂下令鼓行薄賊大小數十戰連
破之甫四月賊盡平語詳鉞傳錄功進右都御史太子少保
蔭子錦衣世百戶尋代洪鍾總督川陝諸軍討四川賊時鄢
本恕藍廷瑞廖惠曹甫已平惟廖麻子喻思俸猖獗如故澤

偕總兵官時源數敗賊部將闞勳追禽麻子於劍州思俸竄
通巴間勢復振澤督諸軍圍之卒就禽澤遂移漢中請班師
未報而內江榮昌賊駱崧祥龔時達鄭朝陽等復熾澤又移
師討平之且平成都亂卒之執知州指揮者請班師益力詔
暫留保寧鎮撫進左都御史太子太保蔭子如初澤復請還
者再乃召還未行會土魯番據哈密執忠順王速壇拜牙郎
以其印去投謾書甘肅要素金幣總制鄧璋甘肅巡撫趙鑑
以聞請遣大臣經畧大學士楊廷和等共薦澤澤久在兵間
厭之以鄉土爲辭且引疾推璋及咸寧侯鉞可任帝優詔慰
勉乃行澤材武知兵然性疎闊負氣經畧哈密事頗不當錢
寧王瓊等交齟齟之遂因此得罪澤至甘州土魯番方寇赤

斤若峪諸衛遣使索金幣請還哈密澤以番人可利啗也與
鑑謀遣哈密都督寫亦虎仙以幣二千銀酒鎗一賂之令還
哈密城印未得報輒奏事平乞骸骨召還理院事巡按御史
馬時雍言城未歸澤不宜遽召不納初兵部缺尚書廷臣共
推澤而王瓊得之且陰阻澤言官多劾瓊者由是有隙澤又
使酒常凌瓊瓊愈欲傾之澤時時罵錢寧瓊以語寧寧未信
瓊乃邀澤飲匿寧所親屏間挑澤醉罵使聞之寧果大怒會
寇大入宣府廷議以許泰將兵澤總制東西兩邊軍務及詔
下罷泰不遣又不命澤總制獨令提督兩游擊兵六千人以
行意以困澤澤言臣文臣摧鋒陷陣非臣所能獨任瓊乃奏
遣成國公朱輔會寇遁澤還理院事寫亦虎仙者素桀黠雖

居肅州陰通土魯番酋速壇滿速兒爲之耳目據城奪印皆
其謀澤初不知而遣之滿速兒以城印來歸畱速壇拜牙郎
如故虎仙復啗使入寇曰肅州可得也滿速兒悅使其婿馬
黑水隨入貢以覘虛實且徵賄澤已還鑑亦遷去李昆代巡
撫慮他變質其使於甘州而驅虎仙出關虎仙懼弗去滿速
兒聞之怒復取哈密分兵據沙州自率萬騎寇嘉峪關遊擊
芮寧與參將蔣存禮禦之寧以七百人先遇寇沙子壩寇圍
寧而分兵綴存禮軍寧軍盡沒遂墮城堡縱殺掠詔澤提督
三邊軍務禦之會副使陳九疇繫其使失拜煙答及虎仙等
內應絕乃復求和澤兵遂罷尋乞骸骨歸馳驛給夫廩如制
澤旣去瓊追論嘉峪之敗請窮詰增幣者主名錢寧從中下

其事大學士梁儲等持之乃已會失拜煙答子訟父冤下法
司議釋寫亦虎仙等瓊因請遣給事御史勘失事狀還報無
所引瓊遂劾澤妄增金幣遺書議和失信啓釁辱國喪師昆
九疇俱宜罪遂斥澤爲民昆九疇逮訊昆謫官九疇除名武
宗崩世宗入繼錢寧敗瓊亦得罪御史楊秉中請召澤遂卽
家起兵部尚書太子太保昆九疇亦復官部事積壞久債帥
滿天下澤覈功罪杜干請兵政一新初正德時廷臣建白戎
務奉命旨者多廢格澤請臚列成書次第修舉又請勅九邊
守臣策防禦方畧母畫境自保鎮巡居中調度毋相牽制諸
邊各以農隙築牆濬濠修墩臺飭屯堡爲經久計內地盜甫
息勅守臣練卒伍立保甲懲匿盜不舉者且撫西南諸苗蠻

申海禁汰京軍老弱帝咸嘉納興邸從臣悉遷擢予世職澤
疏爭不聽詔遣中官楊金鄭斌安川更代鎮守復令張弼劉
瑤守涼州居庸澤持不可皆罷弗遣四川巡撫胡世寧劾分
守中官趙欽澤因請盡罷諸鎮守時雖不從其後鎮守竟罷
嘉靖元年澤言天下軍官部皆有帖黃籍用以黜陟錦衣獨
無於是置籍如諸衛錦衣千戶劉瓚等詔書黜汰復求還官
司禮中官蕭敬請補監局工匠千五百人澤皆持不可帝並
從之帝將授外戚蔣泰等五人爲錦衣澤爭不納在部多所
執持會御史史道訐楊廷和已下詔獄澤復劾道奸人之雄
不可不治帝因諭言官惟大奸及機密事專疏奏餘只具公
疏毋挾私中傷善類詔下給事御史交章劾澤阻言路壞祖

宗法帝乃從吏部言停前諭澤不自安累疏乞休慰留不許
言者復交劾之澤遂乞罷不已乃加少保賜勅乘傳歸錦衣
百戶王邦奇憾澤嘗抑已上書言哈密失國由澤賂番求和
所致語侵楊廷和陳九疇等張璉桂萼方疾廷和遂逮九疇
廷訊戍邊澤復奪官爲民家居鬱鬱以卒總制尚書唐龍言
澤孝友廉直先後討平羣盜功在盟府當先帝時爲僉工所
譖不竟其用陛下起之田間俾掌邦政澤孜孜奉國復爲讒
言構罷今歿已五年所遺二妾衣食不給請覈澤往勞復官
加卹以作忠臣之氣不從隆慶初復官謚襄毅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性剛直不畏疆禦且
知兵除德安推官岐王初就藩從官驕世寧裁之他日復請

湖田持不可遷南京刑部主事應詔陳邊備十策復上書極
言時政闕失時孝宗已不豫猶領之再遷郎中與李承勛魏
校余祐善時稱南都四君子遷廣西太平知府太平知州李
濬數殺掠吏民世寧密檄龍英知州趙元瑤禽之思明叛族
黃文昌四世殺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副總兵康泰偕世寧
入思明執其兄弟三人而泰懼文昌夜遯委世寧空城中危
甚諸土酋德世寧發兵援乃得還文昌懼歸所侵地降土官
承襲長吏率要賄不時奏以故諸酋怨叛世寧令生子卽聞
府應世及者年十歲以上朔望謁府父兄有故按籍請官於
朝土官大悅母喪歸服闋赴京道滄州流寇攻城急世寧卽
馳入城畫防守計賊攻七日夜不能拔引去再知寶慶府岷

王及鎮守中官王潤皆嚴憚之遷江西副使與都御史俞諫
畫策擒盜討平王浩八以暇城廣昌南豐新城當是時寧王
宸濠驕橫有異志莫敢言世寧憤甚正德九年三月上疏曰
江西之盜勦撫二說相持臣愚以為無難決也已撫者不誅
再叛者母赦初起者亟勦如是而已顧江西患非盜賊寧府
威日張不逞之徒羣聚而導以非法上下諸司承奉太過數
假火災奪民廬地採辦擾旁郡蹂躪徧窮鄉臣恐良民不安
皆起為盜臣下畏禍多懷二心禮樂刑政漸不自朝廷出矣
請於都御史俞諫任漢中專委一人或別選公忠大臣鎮撫
敕王止治藩府毋撓有司以靖亂源銷意外變章下兵部尚
書陸完議令諫往計賊情撫勦之宜至所言違制擾民疑出

偽託宜令王約束之得旨報可宸濠聞大怒列世寧罪徧賂
權幸必殺世寧章下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士實宸濠黨也與
左都御史石玠等上言世寧狂率當治命未下宸濠奏復至
指世寧為妖言乃命錦衣官校逮捕世寧世寧已遷福建按
察使取道還里宸濠遂誣世寧逃馳使令浙江巡按潘鵬執
送江西鵬盡繫世寧家人索之急李承勛為按察使保護之
世寧乃亡命抵京師自投錦衣獄獄中三上書言宸濠逆狀
卒不省繫歲餘言官程啟充徐文華蕭鳴鳳邢寰等交章救
楊一清復以危言動錢寧乃謫戍瀋陽居四年宸濠果反完
士實鵬並得罪世寧起戍中為湖廣按察使尋擢右僉都御
史巡撫四川道聞世宗即位疏以司馬光仁明武三言進因

薦魏校何瑋邵銳可講官林俊楊一清劉忠林廷玉可輔弼
知府劉蒞徐鈺先爲諫官有直聲宜擢用時躉其言松潘所
部熟番將吏久不能制率輸貨以假道番殺官軍憚不敢詰
官軍殺番輒抵罪世寧陳方畧請選將益兵立賞罰格嚴隱
匿禁修烽堠時巡徼以振軍威通道路詔悉行之又劾罷副
總兵張傑中官趙欽甫兩月召爲吏部右侍郎未上以父憂
歸旣免喪家居朝廷方議大禮異議者多得罪世寧意是張
璉等疏乞早定追崇大禮未上語聞宗師旣有議遷顯陵祔
天壽山者世寧極言不可乃并前疏上之帝深嘉歎無何聞
廷臣伏闕爭有杖死者馳疏言臣向以仁明武三言進然猶
以仁爲本仁生成之德明日月之臨皆不可一日無武則雷

霆之威但可一震而已仁可過明不可過明猶可過而武必
不可過今廷臣忤旨陛下赫然示威辱以箠楚體羸弱者輒
斃傳之天下書之史冊謂鞭撲行殿陛下刑辱及士夫非所以
光聖德新進一言偶合後難保必當舊德老成一事偶忤後
未必皆非望陛下以三無私之心照臨於上無先存適莫於
中帝雖不能從亦不忤尋召爲兵部左侍郎條戍邊時所見
險塞利害二十五事以上又請善保聖躬母輕餌藥物獻秦
誓洪範繫辭節初爻講義并乞畱中給事中余經遂劾世寧
啓告密之漸世寧乞罷不許大禮成進秩一等復陳用人二
十事工匠趙奎等五十四人以中官請悉授職世寧言賞過
濫不納屢疏引疾改南京吏部就遷工部尚書已復召爲左

九年秋卒贈少保諡端敏世寧風格峻整居官廉疾惡若讐而薦達賢士如不及都御史馬昊陳九疇坐累廢副使施儒楊必進考察被黜御史李潤副使范輅爲時所抑連章薦之與人語呐不出口及具疏援据古今洞中窾會與李承勛善而持議不苟合承勛欲授隴勝官復芒部故地世寧言勝非隴氏子芒部不當復立始以議禮與張璉桂萼合璉萼德之欲援以自助世寧不肯附會論事多牴牾萼議欲銷兵世寧力折之昌化伯以他姓子冒封下廷議世寧言吾輩不得以厚賂故誣朝廷萼爲色變萼方爲吏部而世寧引疾言天變人窮盜賊滋起咎在吏戶兵三部不得人兵部尤重請避賢路又以哈密議語侵璉諸大臣皆忌之帝以議禮故始終優

禮不替子純繼純以父任知肇慶府有才行繼幼不慧不爲世寧知世寧在江西出討賊部將入見繼繼爲指陣法進退離合甚詳凡三日世寧歸閱大異之知其故嘆曰吾有子不自識何也自是擊賊輒令繼從與策方畧世寧十不失三繼十不失一世寧方草疏論宸濠繼請曰是且重得禍世寧曰吾已許國邊恤其他及世寧下獄繼念其父病死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父田進士官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有操執爲政不肯承勛舉弘治六年進士由太湖知縣遷南京刑部主事歷工部郎中遷南昌知府正德六年贛州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岸華林賊又陷瑞州諸道兵不敢前承勛督民兵勦數有功華林賊殺副使

周憲憲軍大潰承勛單騎入憲營衆乃復集都御史陳金卽
檄承勛討之賊黨王奇聽撫搜得其衷刃縱使還奇感泣誓
以死報承勛令奇密入砦說降其黨俾從中應而親率所部
登山奇夜拔柵官軍奮前擊降者自內出賊遂潰已從金斬
賊渠羅光權胡雪二華林賊平鎮守中貴黎安誣承勛擅易
賊首王浩入獄詞坐下吏大理卿燕忠卽訊得白舉治行卓
異超遷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
史巡撫遼東邊備久弛開原尤甚士馬纔十二牆堡墩臺圯
殆盡將士依城塹自守城外數百里悉爲諸部射獵地承勛
疏請修築會世宗立發帑銀四十餘萬兩承勛命步將四人
各一軍守要害身負畚鍤先士卒凡爲城塹各九萬一千四

百餘丈墩堡百八十有一招逋逃三千二百人開屯田千五
百頃又城中固鐵嶺斷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撫順扼要衝
邊防甚固錄功進秩一等又數陳軍民利病咸報可以疾歸
起故官涖南院三遷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帝以京營多弊
欲振飭之遂加承勛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專
督團營尋兼掌都察院以疾三疏乞休且言山西潞城賊以
四道兵討之不統於一人故無功川貴芒部之役措置乖方
再勝再叛宜命伍文定浚計毋專用兵豐沛河工二年三易
大臣工不就宜令知水利者各陳所見而俾侍郎潘希曾度
可否其尤要者在決壅蔽患倣唐宋轉對次對故事不時召
見大臣帝不允辭下其議於所司時秦晉楚蜀歲侵詔免田

賦承勛言有司例十月始徵賦今九月矣恐官吏督趣陰圖乾沒宜及其未徵遣官馳告以所蠲數山陬僻壤俾悉戶曉有司不能奉宣德意者罪之撫按失舉奏并坐帝褒納之奏奪京營把總湯清職郭勛爲求復語侵承勛承勛因求退給事中王準等劾勳恣乃勅責勳而下清法司兵部尚書胡世寧致仕詔承勛還部代之疏言朝廷有大政及推舉文武大臣必下廷議議者率相顧不發拱手聽宜及未議前備條所議布告與議者俾先論其故然後平心商質各盡所懷議苟不合聽其別奏庶足盡諸臣之見而所議者公帝然其言下詔申飭尋命兼督團營言官攻張璫桂萼黨并及承勛承勛連章求退帝復溫旨答之中官出鎮者率暴橫承勛因諫官

李鳳毛等言先後裁二十七人又革錦衣官五百人監局胥役數千人獨御馬監未汰復因給事中田秋奏多所裁減而請以騰驤四衛屬部覈詭冒制可中官言曩彰義門破也先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易集隸兵部不便承勛言彰義門之戰禍由王振東市作賊卽曹吉祥也帝卒從承勛議歸兵部汰其兵寇犯大同議遣大臣督兵衆推都御史王憲憲不肯行給事中夏言謂承勛曰事急公當請行承勛竟不請給事中趙廷瑞并劾之會寇退罷十年春大風晝晦帝憂邊事承勛言去歲冰合敵騎盡入河套延寧固原皆當警備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於蘭州糴貯以備緩急曩河西患土魯番今亦卜喇又深入兩寇雲擾孤危益甚套寇出入並

經莊浪急宜繕塞設險斷臂截踵使不得相合元良哈最近京師不善撫卽門庭寇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復興曠日淹時恐釀大患交趾世子流寓老撾異日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急用人理財俾邊鄙無虞帝嘉納焉承勛沉毅有大畧帝所信任自輔臣外獨承勛與胡世寧大事輒咨訪二人亦孜孜奉國知無不言世寧卒半歲承勛亦卒帝深嗟悼贈少保諡康惠所賚予常典外特賜白金綵幣米蔬諸物承勛官四十年家無餘貲其議大禮與張璁等合故帝始終任之

毛伯溫字汝厲吉水人祖超廣西知府伯溫舉正德三年進士授紹興府推官擢御史巡按福建河南世宗卽位中宮張銳張忠等論死其黨蕭敬韋霽陰緩之伯溫請并誅敬霽中官爲屏氣嘉靖初遷大理寺丞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李福達獄起坐爲大理時失入褫職歸用薦起故官撫山西移順天皆未赴改理院事進左副都御史爲趙府宗人祐棕所訐解官候勘已復褫職十五年冬皇嗣生將頒詔外國禮部尚書夏言以安南久失朝貢不當遣使請討之遂起伯溫右都御史與咸寧侯仇鸞治兵待命以父喪辭不許令御史趣上道明年五月至京上方畧六事會安南世孫黎寧遣陪臣鄭惟僚等懇莫登庸弒逆請興師復讐帝疑其不寔命暫緩師勅兩廣雲南守臣勘報而使伯溫協理院事御史何維栢請聽伯溫終制不許伯溫引疾不出至禫除始起視事其冬

遷工部尚書十七年春雲南巡撫汪文盛等以登庸降表至請宥罪許貢永爲藩臣下廷議僉言不可許乃改伯溫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尅期啓行帝以用兵事重無必討意特欲威服之而兵部尚書張瓚無所畫視帝意爲可否朝論籍籍言不當興師又不敢顯諫帝亦知之制下數月兩廣總督侍郎張經以用兵方畧上且言須兵三十萬餉百六十萬石欽州知州林希元則極言登庸易取狀請卽日出師瓚不敢決復請廷議議上無成策帝不懌讓瓚師復止命伯溫仍協理院事明年二月帝幸承天詔伯溫總督宣大山西軍務俄選宮僚加兼太子賓客大同鎮邊鎮川弘賜鎮河鎮鹵五堡相鉅寨四餘里極邊近賊帳自巡撫張文錦以築堡致亂後無

敢議修者伯溫曰變所由生以任用匪人非建議謬也卒營之募軍三千防守給以閒田永除其賦邊防賴焉錄功加太子少保是時登庸及方瀛懼討數上表乞降籍土地人民待命帝亦欲因撫之遣侍郎黃綰招諭綰多所要求帝怒罷綰再下廷議撫勦之宜咸言當討帝從之閏七月命伯溫鸞南征文武三品以下不用命者聽以軍令從事仍諭登庸父子如果悔罪降待以不死伯溫等至廣西會總督經總兵官安遠侯柳珣叅政翁萬達張岳等議徵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凡十二萬五千餘人分三哨自憑祥龍峒思陵州入而以奇兵二爲聲援檄雲南巡撫汪文盛帥兵駐蓮花灘亦分三道進部署已定會鸞有罪召還卽以珣代十九年秋伯溫等

進駐南寧檄安南臣民諭以天朝興滅繼絕之義罪止登庸父子舉郡縣降者以其地授之懸重購登庸父子而宣諭登庸籍土地人民納款卽如詔書宥罪登庸大懼遣使詣萬達乞降詞甚哀萬達送之伯溫所伯溫承制許之期十一月束身來歸萬達先築臺鎮南關張御幄置幕以待時方瀛已死及期登庸率從子文明及部酋阮如桂等四十餘人皆素衣繫組於頸至關南俟命伯溫傳令啓關登庸等跣足膝行北面稽首上降表伯溫令去組受其表登庸等俯伏拜謁如儀復就軍前謁伯溫等伯溫宣天子恩威納其圖籍并所還欽州四峒地權令還國聽命馳疏以聞帝大悅詔改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以登庸爲都統使世襲置十三宣撫司令

自署置伯溫受命歲餘不發一矢而安南定由帝本不欲用兵故也論功加太子太保二十一年正月還朝復理院事邊關數有警伯溫請築京師外城帝已報可給事中劉養直言廟工方興物力難繼乃命暫止其年十月張瓚卒伯溫代爲兵部瓚貪黷戎備盡隳伯溫會廷臣議上防邊二十四事軍令一新言官建議請覈寔新軍京軍及內府力士匠役以裕國儲伯溫因上宥濫當革者二十餘條凡錦衣騰驤諸衛御馬內官尚膳諸監素爲中貴盤踞者盡在革中帝稱善立命清汰宿弊頗釐而左右近習多不悅二十三年秋順天巡撫朱方以防秋畢請撤客兵未幾寇大入直逼畿輔帝震怒并械總督翟鵬遣戍斃方杖下御史舒汀言方止議撤薊兵而

并撤宣大則伯溫與職方郎韓最也帝遂削伯溫籍杖最八十戍極邊伯溫歸疽發背卒穆宗立復官賜卹天啓初追諡襄懋伯溫氣宇沉毅飲啖兼十人臨事決機不動聲色安南之役萬達岳策爲多伯溫力薦於朝二人遂得任用

汪文盛字希周崇陽人正德六年進士授饒州推官有顧嵩者挾刃入淮王祐榮府被執誣文盛使刺王下獄訊治久之得白還官事詳淮王傳入爲兵部主事偕同官諫武宗南巡杖闕下嘉靖初歷福州知府遷浙江陝西副使皆督學校擢雲南按察使十五年冬廷議將討安南以文盛才就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黔國公沐朝輔幼兵事一決於文盛副使鮑象賢言勦不如撫文盛然之會聞莫登庸已篡位安南舊

臣不服多據地構兵乃廣設方畧招攜懷遠有武文淵者據宣光以所部萬人降獻進兵地圖且言舊臣阮仁蓮黎景瑁等皆分據一方與登庸抗天兵至號召國中義士諸方並起登庸可禽也文盛以聞授文淵四品章服子弟給冠帶文盛又招安南旁近諸國助討皆聽命乃奏言老撾地廣兵衆可使當一面八百車里孟良多兵象可備徵調酋長俱未襲職乞免其保勘先授以官彼必鼓勇爲中國用帝悉從之登庸勢益孤文盛乃檄安南登庸所部以土地歸者仍故職并諭登庸歸命其部衆多來附而文淵攻破登庸鎮守營登庸子方瀛攻之又失利蒙自縣蓮花灘地當交廣水陸衝文盛列營樹柵置兵賊腹中爲正人聲援登庸益懼奉表請降

修貢因言黎寧阮氏子所持印亦偽文盛以聞朝議不許既而毛伯溫至南寧受登庸降如文盛議安南遂定是役也功成於伯溫然伐謀制勝文盛功爲多及論功伯溫及兩廣鎮巡官俱進秩而文盛止賚銀幣奸人唐弼請開大理銀礦帝許之文盛斥其妄下之吏召爲大理卿九廟災道病自陳疏少緩令致仕卒賜卹如制從子宗伊字子衡爲文盛後嘉靖十七年進士除浮梁知縣累官兵部郎中楊繼盛劾嚴嵩及其孫鵠冒功事宗伊議不撓忤嵩自免歸隆慶初起南京吏部郎中歷應天府尹裁諸司供億歲省民財萬計萬曆初進南京大理卿三遷戶部尚書總督倉場致仕卒天啓初追諡恭惠象賢歛人由進士授御史歷雲南副使毛伯溫檄文盛

會師以象賢領中哨屢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代石簡撫雲南初流江土舍那鑑殺知府那憲以叛布政使徐樾往招降被殺簡攻之未克定坐樾事罷而象賢代之乃集土漢兵七萬以討鑑懼仰藥死擇那氏後立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賊魁徐銓等糾倭橫海上檄副使汪栢等擊斬之廣西賊黃父將等擾慶遠擣其巢大獲子象賢一子官入佐南京兵部被劾回籍聽勘家居十年起太僕卿復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召拜兵部左侍郎以年老引去隆慶初卒翁萬達字仁夫揭陽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再遷郎中出爲梧州知府威寧侯仇鸞鎮兩廣縱部卒爲虐萬達縛其尤橫者杖之鸞爲斂戢閱四年聲績大著會朝議將討安

南擢萬達廣西副使專辦安南事萬達請於總督張經曰莫
登庸大言中國不能正土官弒逆罪安能問我今憑祥州土
舍李寰弒其土官珍思恩府土目盧回煽九司亂龍州土舍
趙楷殺從子燧煖又結田州人韋應殺燧弟寶斷藤峽猺侯
公丁負固此曹同惡共濟一旦約爲內應我且不自保先禽
此數人問罪安南易下耳經曰然惟君之所爲於是誅應寰
禽回招還九司誘殺楷佯繫訟公丁者給公丁執諸坐以兩
軍破平其巢又議割四峒屬南寧降峒豪黃賢相登庸始懼
命遷浙江右參政經以征安南非萬達不可奏畱之乃命以
參政涖廣西已而毛伯溫集兵進勦萬達上書伯溫言揖讓
而告成功上策也懾之以不敢不從中策也芟夷絕滅終爲

下策伯溫然之會獲安南謀者丁南傑萬達解其縛厚遇遣
之去休以天朝兵威登庸大懼詣鎮南關乞降伯溫等承制
許之萬達功最賞不逾常格然帝知其能遷四川按察使歷
陝西左右布政使二十三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尋進
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翟鵬總督宣大山西保定軍
務劾罷宣府總兵官郤永副總兵姜詭薦何卿趙卿沈希儀
趙卿遂代承萬達謹偵候明賞罰每當防秋發卒乘障陰遣
卒傾硃於油察離次者硃其處卒歸輒縛母敢復離次者嚴
殺降禁違輒抵死得降人撫之如所親以是益知敵情寇數
萬騎犯大同中路入鐵裹門故總兵官張達力戰却之又犯
鵝鴿谷參將張鳳諸生王邦直等戰死萬達與總兵官周尚

文備陽和而遣騎四出邀擊頗有斬獲寇登山見官兵大集乃引去事聞賜勅獎賚屢疏請修築邊牆議自大同東路至宣府西陽河須帑銀二十九萬帝已許之兵部以大同舊有二邊可扼敵騎不當復於三邊內築牆撓其議帝不聽乃自大同東路天城陽和開山口諸處爲牆百二十八里堡七墩臺百五十四宣府西路西陽河洗馬林張家口諸處爲牆六十四里敵臺十斬崖削坡五十里工五十餘日成進右都御史發代府宗室克灼等叛謀進左都御史已會宣大山西鎮巡官議上邊防修守事宜其畧曰山西起保德州黃河岸歷偏頭抵老營二百五十四里大同西路起丫角山歷中北二路東抵東陽河鐘口臺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陽河歷中

北二路東抵永寧四海沿千二十三里共千九百二十四里皆逼巨寇險在外所謂極邊也山西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雁門至平刑關八百里又轉南而東歷龍泉倒馬紫荆插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千七十餘里又東北歷高崖白羊至居庸關一百八十餘里共二千五十餘里皆峻山層岡險在內所謂次邊也外邊大同最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大同最難守者北路宣府最難守者西路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里恃河爲險東百有四里則視大同西路內邊紫荆寧武雁門爲要次則居庸倒馬龍泉平刑要之能禦於外則無憂於內寇犯山西必自大同犯紫荆必自宣府先年山西防秋止守外邊偏老一帶歲發班軍六千人備禦大同仍置兵寧

雁爲聲援比棄極衝守次邊非守要之意宣府亦專備西中
二路而北路空虛且連年三鎮防秋徵調遼陝兵馬糜糧賞
不貲難持久併守之議實爲善經外邊四時皆防城堡兵各
有分地冬春徂夏不必參錯徵發若泥往事臨時調遣近者
數十里遠者百餘里首尾不相應萬一如往年潰牆入越關
而南京師震駭方始徵調何益事機擺邊之兵未可遽罷易
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設之云者築垣乘障資人力之謂也
山川之險險與彼共垣塹之險險爲我專修邊之役必當再
舉夫定規畫度工費二者修邊之事慎防秋併兵力重責成
量徵調實邊堡明出塞計供億節財用八者守邊之事因條
十事上之帝悉報許乃請帑銀六十萬兩修大同西路宣府

東路邊牆凡八百里工成予一子官萬達精心計善鈎校牆
堞近遠濠塹深廣曲盡其宜寇乃不敢輕犯牆內戍者得以
暇耕牧邊費亦日省初客兵防秋歲帑金一百五十餘萬添
發且數十萬其後減省幾半又議掣山西兵并力守大同巡
撫孫繼魯阻之帝爲逮繼魯悉納萬達言萬達更事久帝深
倚之所請無不從獨言俺答貢事與帝意左先是二十一年
俺答阿不孩使石天爵等款鎮遠堡求貢言小王子等九部
牧青山艷中國縑帛入掠止人畜所得寡且不能無亡失故
令天爵輸誠朝議不納天爵等復至巡撫龍大有執之大有
進一官將吏悉遷擢磔天爵於市寇怒不俟秋卽大入克村
堡皆屠之信使絕五年會玉林衛百戶楊威爲所掠威詭能

定貢市遂釋還俺答阿不孩復遣使款大同左衛塞邊帥家
丁董寶等徂天爵前事復殺之以首功報萬達言北敵弘治
前歲入貢疆場稍寧自虞臺嶺之戰覆我師漸輕中國侵犯
四十餘年石天爵之事臣嘗痛邊臣失計今復通款卽不許
當善詞諭遣誘而殺之此何理也請亟誅寶等榜塞上明告
以朝廷德意解其蓄怨構兵之謀帝不聽未幾俺答阿不孩
復奉印信番文欲詣邊陳款萬達爲奏曰今屆秋彼可一逞
乃屢被殺戮猶請貢不已者緣入犯則利在部落獲貢則利
歸其長處之克當邊患可弭若臣等封疆臣貢亦備不貢亦
備不緣此懈也兵部尚書陳經等言敵難信請勅邊臣詰實
責萬達十日內回奏萬達還其使與約至期使者不至萬達

慮帝督過以使者去無可究爲辭已而使狎至牢拒之好言
慰答而已俺答以通好散處其衆不設備亦不殺哨卒頃之
李天爵復至詞益恭萬達又爲奏曰敵懇懇求貢去而復來
今宣大興版築正當羈縻使無擾請限以地以人以時悉聽
卽許之貢不聽則曲在彼卽拒絕之以爲決不可許不揆理
曲直事勢緩急利害非虞禍者也以貢爲足恃解其防廢羈
縻籠絡之術非量敵者也帝責其瀆奏卒不許蓋是時曾銑
有復套之議夏言主之故力紬貢議且以復套事行諸邊臣
議之萬達議曰河套本中國故壤成祖三犁王庭殘其部落
舍黃河衛東勝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失然正統
弘治間我未守彼亦未取乃因循畫地守捐天險失沃野之

利弘治前我猶歲搜套後乃任彼出入盤據其中畜牧生養
譬之爲家成業久矣欲一舉復之母乃不易乎小王子吉囊
俺答兵三四十萬我承平日久軍政偷山川之險易途徑之
迂直水草之有無不可必知提軍入其境我馬出塞三日已
疲彼騎一呼可集我以數萬衆深入其地緩行持重則備益
固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小利歸師尚艱倘嚮導失全軍殆
矣且尅日有定期裹糧有定數彼遷徙遠近靡常一戰之後
彼或保聚或佯遁逃笳角時動壁壘相持已離復合終不渡
河我軍於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衆出塞亦必數萬衆
援之又以驍將通糧道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
彼所長守險者我所便弓矢利馳擊火器利守險舍火器守

險與之馳擊於黃沙白草間大非計議者欲整六萬衆爲三
歲期春夏馬瘦彼弱我利於征秋冬馬肥彼強我利於守春
蒐於套秋守於邊三舉彼難支必遠遁我乃拒河守夫馬肥
瘦我與敵共之卽彼弱然坐以待懼其擾擊及彼強能爲
寇又懼其報復我且六萬之衆千里襲人一舉失利議論蜂
起烏能待三三舉三勝彼敗而守終不渡河版築無日議者
見近時搗巢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寇不浚競以爲套
易復然搗巢因其近塞乘不備勝則倏歸舉足南向卽家門
復套則深入後援不繼勝固間關敗虞陷沒事勢異也往城
諸邊近我土彼原不以爲利套地自火篩入寇以來四時駐
牧一旦取之肯宴然已乎事體異也曰伺彼出套據河守先

亟築渡口垣牆以次移置邊堡彼控弦十餘萬豈肯空套出築垣二千餘里豈不日可成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兵非千人不可共居而遊徼瞭望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况循邊距河動輒千里一歲食糜億萬自內輸邊自邊輸河飛輓之艱不可不深慮然則套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孰能逆觀彼有其隙我乘其敝可也今塞下之民喘息未定沿邊之卒瘡痍未起橫挑強寇以事非常愚所不解也議上不省其後俺答與小王子隙小王子欲寇遼東俺答以其謀告請與中國夾攻以立信萬達不敢聞使者再至爲言於朝帝不許二十七年三月萬達又言諸部求貢不遂慙且憤聲言大舉犯邊乞令邊臣得便宜從事帝怒切責之通貢議乃絕其

年八月俺答犯大同不克退攻五堡官軍戰彌陀山却之趨山西復敗還踰月犯宣府大掠永寧隆慶懷來軍民死者數萬萬達坐停俸二級俄錄彌陀山功還其俸俺答將復寇宣府總兵官趙卿怯萬達奏調周尚文統其兵未至寇犯滴水崖指揮董賜江湖唐臣張淮等戰死遂南下駐隆慶石河營游騎分掠東及永寧川南及岔道灰嶺柳溝大小紅門諸口游擊王鑰大同游擊袁正戰隆慶州橋南却之寇移而南會尚文萬騎至參將田琦騎千餘與合連戰曹家莊斬四首擐其旗寇據險不退萬達督參將姜應熊等馳赴順風鼓譟揚沙蔽天寇驚曰翁太師至矣是夜東去諸將追擊連敗之帝偵萬達督戰狀大喜立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尋召理

部事張瓚爲兵部八年邊事盡壞毛伯溫繼之稍飭歷戴金唐龍路迎皆未久輒易陳經趙廷瑞稍久然庸才事廢如故萬達方有所指畫以父憂歸明年秋大同失事督撫郭宗臯陳耀被逮詔起萬達代宗臯萬達方病疽廬墓間疏請終制未達而俺答犯都城兵部尚書丁汝夔得罪遂卽以萬達代之萬達家嶺南距京師八千里倍道行四十日抵近京當是時寇氛熾帝日夕俟萬達至遲之以問嚴嵩嵩言寇患在肘腋諸臣觀望非君召不俟駕之義帝曰然遂用王邦瑞於兵部不數日萬達至具疏自明帝曰萬達欺慢念守制始奪職聽別用嵩故不悅萬達而仇鸞時爲大將軍銜宿怨讒言構於帝萬達遂失眷貶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畧紫荆

諸關三十年二月以京察自陳乞終制帝疑其避事免歸瀕行疏謝復摘譌字爲不敬斥爲民明年十月兵部尚書趙錦以附仇鸞戍邊復起萬達代之未聞命卒年五十五萬達事親孝父歿負土成墳好談性命之學與歐陽德羅洪先唐順之王畿魏良政善通古今操筆頃刻萬言爲人剛介坦直勇於任事履艱危意氣彌厲臨陣嘗身先士卒尤善御將士得其死力嘉靖中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宵竅者萬達稱首隆慶中追謚襄毅

明史彙

列傳第七十四終

明史彙

列傳第七十五

敕編撰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陶琰

王纘

李充嗣

吳廷舉

秦金

張嶺

方良永

王爌

王軌

徐問

周金

李遂

吳嶽

譚大初

郭宗臯

曹邦輔

任環

陶琰字廷信絳州人父銓進士陝西右參議琰舉成化十六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弘治初進員外郎歷固原兵備副使固原西陲重鎮琰練士卒廣芻粟歷九年部

內晏如遷福建按察使浙江左布政使正德初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遷刑部右侍郎陝西遊擊徐謙訐御史李高厚賂劉瑾欲中高危法琰往按據法直高瑾怒假他事下琰詔獄褫其職又罰米四百石輸邊瑾誅起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諸府轉南京刑部侍郎賊劉七等將犯江南王浩八又入衢州進琰右都御史巡視浙江至則七等已滅浩八聽撫會寧紹瀕海地颶風大作居民漂沒萬數琰出帑金賑救而大築堤於蕭山會稽凡五萬餘丈乃奏設兵備道守要害地防浩八黨出沒遣將擊斬其渠魁遂城開化常山遂安蘭谿境內以靖復命總督漕運七疏乞身歸世宗嗣位起故官凡三督漕軍民習其政不嚴而肅琰性清儉飯惟一

蔬每到官及罷去行李止三竹筥尋加戶部尚書嘉靖元年召拜工部尚書兵冬改南京兵部加太子少保未浹歲屢引年乞休加太子太保乘傳歸有司歲時存問又九年卒年八十有四贈少保諡恭介子滋以進士授行人諫武宗南巡杖闕下謫國子學正嘉靖初歷兵部郎中率同官伏闕爭大禮再受杖謫戍榆林兵部尚書王時中等言琰老病呻吟冀父子一相見乞改調近衛不許十五年赦還卒

王纘字文哲東莞人登弘治六年進士選庶吉士尋授兵科給事中劾三邊總制王越附汪直李廣不可復玷節鉞出理南畿屯田有司徵松江白紵六千匹纘言紵非正供且請停上清宮役詔皆罷之累遷工科都給事中武宗初立內府工

匠以營造加恩，繡率同官言：昔唐明皇初載，內殿常置無逸圖，而寓內又安末年，易以山水障子，而國勢凌替。宋仁宗嘗命輔臣書孝經無逸為圖，而享國最久。至徽宗尚羽毛山水諸畫，而宋室不競。陛下初登大寶，工匠末技，已有以微勞進者，誠不可示後世。宜散遣先朝諸畫士，革工匠所授官。帝不能用。中官張永請改築通州新城，繡言：秦陵工作方興，不當復興無益之役。帝乃止。正德元年，出為山西右參政。歷福建布政使，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府，協平江西賊王浩八。乾清宮災，疏請養宗室子。官中定根本，去南京新增內官，召還建言被黜諸臣，不報。已調鄖陽巡撫，遷南京刑部右侍郎。世宗即位，陳正本十事。嘉靖二年，就擢戶部尚書卒官。

李充嗣字士修，內江人。給事中蕃孫也。舉成化末年進士，改庶吉士。弘治初，授戶部主事，以從父臨安為郎中，改刑部。坐累謫岳州通判。久之，移隨州知州，擢陝西僉事。歷官雲南按察使。正德九年，舉治行卓異，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歲大侵，請發帑金移粟賑之。不足，則勸貸富室。時流民多聚開封，煮糜哺之。踰月，資遣還鄉。初，鎮守中官廖堂黨於劉瑾，假進貢名，要求百端。繼者以為常。充嗣言：近中官進貢，有古銅器、窰變盆、黃鷹角、鷹錦雞、走狗諸物，皆借名科斂。外又有拜見銀，須知銀及侵扣驛傳、快手月錢、河夫歇役之屬，無慮十餘事。苛派動數十萬。其左右用事者，又私於境內，抑買雜物，擅權商賈，貨利乞嚴行禁絕。詔但禁下人科取而已。移撫應

天諸府賑饑如河南寧王宸濠有逆謀充嗣豫爲備明年果反充嗣謂尚書喬宇曰都城守禦屬於公畿輔則充嗣任之乃自將精兵萬人西屯采石遣使入安慶城中令堅守傳檄部內詭言京邊兵十萬旦夕至趣供餉賊得之疑懼事定兵部叙充嗣及巡按御史胡潔功時已就進戶部右侍郎乃賜敕嘉勞有建議修蘇松水利者進充嗣工部尚書兼領水利事未幾世宗嗣位遣工部郎林文霽顏如瓌佐之開白茅港疏吳淞江六閱月而訖工語詳河渠志嘉靖元年論平宸濠功加太子少保蘇松白糧輸內府正德時驟增內使五千人糧亦加十三萬石帝用充嗣言減從故額又請常賦外盡蠲歲辦之浮額者內府徵收監以科道官毋縱內臣苛索帝俱

從之尋改南京兵部尚書七年致仕卒久之詔贈太子太保諡康和

吳廷舉字獻臣其先嘉魚人祖戍梧州遂家焉成化末舉進士除順德知縣總督屠瀟屬修中貴人先祠不可瀟恨之市舶中官市葛以二萬與之曰非產也中官大怒御史汪宗器亦惡廷舉曰彼專抗上官市名耳會廷舉毀淫祠二百五十所撤其材作堤葺學宮書院宗器謂有所侵盜執下獄按之不得間慚而止爲縣十年瀟方居吏部稍遷成都同知憂歸補松江用尚書馬文升劉大夏薦擢廣東僉事從總督潘蕃討平南海清遠諸盜正德初歷副使發總鎮中官潘忠二十罪忠亦許廷舉他事逮繫詔獄劉瑾矯詔柳之十餘日幾死

戍雁門旋赦免楊一清薦其才擢江西右參政敗華林賊於連河從陳金大破姚源賊其黨走裴源復從俞諫破之賊首胡浩三既撫復叛廷舉往諭爲所執居三月盡得其要領誘使攜及廷舉得還浩三果殺其兄浩二內亂兵乘之遂擒浩三與副使李夢陽不協奏夢陽侵官因乞休不俟命竟去坐停一歲俸起廣東右布政使復佐金平府江賊擢右副都御史賑湖廣饑已復出湖南定諸夷疆地寧王宸濠逆有端疏陳江西軍政六事爲豫防計世宗立召爲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上疏自劾因詆陸完王瓊梁儲及少傅蔣冕而自以爲已昔居憲職無一言乞罷黜以儆幸位時完早得罪瓊及儲已罷去廷舉借以傾冕冕遂求罷帝慰諭之冕復言臣與廷

舉交四十年臣扈駕南巡廷舉數抵臣書譽臣今痛詆訐臣不罷何以謝良友帝頗不直廷舉調爲南京工部冕固請留之不聽嘉靖元年廷舉復乞休尋以災異復自劾求罷勸帝修德應天因奏行其部興革十二事尋就改戶部遷右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長洲知縣郭波以事挫織造中貴張志聰志聰伺波出倒曳之車後典史蕭景腆操兵教場急率兵救波扼志聰吭落其帽百姓盡登屋飛瓦擊志聰志聰遂誣波毆勅使波景腆俱被逮廷舉具白志聰貪黷狀帝乃降波五級調景腆遠方志聰亦召還三年以大禮議未定請如洪武中修孝慈錄故事令兩京部寺臺省及天下督撫各條所見并詢家居老臣采而行之彙爲一書以詔後世時已定稱本

生考廷舉窺帝意不嫌故爲此奏給事中張原劾廷舉首鼠
兩端陰附異論劉祺復劾其欺罔九罪不報尋改南京工部
尚書辭不拜稱疾乞休帝慰留已復辭且引白居易張詠詩
語多詆啁中復用嗚呼字帝怒以廷舉怨望無人臣禮勒致
仕廷舉面如削瓜衣敝帶穿不事藻飾言行必自信人莫能
奪其在太學時兄事羅玘玘病痢僕死自煮藥飲之負以如
廁一晝夜數十反玘嘗語人曰獻臣生我廷舉好薛瑄胡居
仁學尊事陳獻章居湫隘亡郭外田有書萬卷及卒總督姚
鏌庀其喪隆慶中追謚清惠弟廷弼舉於鄉廷舉柳吏部前
廷弼臥其械下刑部主事宿進曰兩人死我何用生奏記張
綵乃得釋

秦金字國聲無錫人弘治六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中正
德初遷河南提學副使改右參政分守開封破趙鏐於陳橋
歷山東左右布政使承寇躡後與趙璜共拊循瘡痍始起擢
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諸王府所據山場湖蕩皆奏還之官
降盜賀璋羅大洪復叛討平之郴州桂陽徭龔福全稱王金
先後破砦八十餘斬首二千級禽福全及其黨劉福興等錄
功增俸一級廢錦衣世百戶力辭得請入爲戶部右侍郎世
宗卽位改吏部言官論金無人倫鑑復改戶部轉左署部事
外戚邵喜乞莊田金述祖制請按治帝宥喜命都察院禁如
制中旨各官仍置皇莊遣官校分督金言西漢盛時以苑囿
賦貧民今奈何剝民以益上乞勘正德間額外侵占者悉歸

其主而盡撤管莊之人帝稱善卽從其議嘉靖二年擢南京禮部尚書率諸臣上疏曰陛下繼統以來昭德塞違勵精圖治動無過舉宜召天和而災眚頻告者何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陛下登極一詔百度咸貞天下拭目望至治比來多與詔違百司罔遵萬民失仰此詔令不能如初也卽位之初遂庸回任耆舊比內閣擬旨輒中改至疏請徒答溫語此任賢不能如初也卽位之初聽言如流朝請暮報比來事涉戚畹宦寺雖九卿執奏科道交章皆曰業經有旨此聽納不能如初也卽位之初凡先朝傳陞乞陞等官一切釐革比來恩澤過濫封拜頻煩此恤名器不能如初也卽位之初凡奸黨巨惡俱付三法司比來輒下鎮撫此謹國法不能如初也

卽位之初首命戶部減馬房糧芻之半且令科道官備覈馬數乃因太監閻洪等言遂寢前詔此恤民瘼不能如初也卽位之初遣斥法王佛子國師禪師比來於禁地設齋醮此崇正道不能如初也卽位之初精明充盛比來聖躬弗豫天顏未復此奮精神不能如初也天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而左右不預也今政所以淆溷者政在左右而外廷不知也惟政不可一日不在朝廷惟權不可一日移於左右所謂政在朝廷者非必皆獨運也股肱有託耳目有寄卽主威重於九鼎國勢安於泰山自古帝王制御天下操此術而已不則官府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婦寺之情親而聽受有所蔽名曰總攬而太阿之鑄實移於下矣帝下禮部尚書汪俊力勸

帝採納帝雖無嫌然亦不能盡用尋就改兵部孫交去召爲
戶部尚書帝欲考典獻帝金偕廷臣伏闕爭又與何孟春等
條張璫建議之非及上聖母冊金及趙璜等復不至帝頻詰
讓金爲人樂易及居官一以廉正自持在戶部尤孜孜爲國
永福長公主乞寶坻武清地以金言頗減撫寧山海莊地賜
魏國公徐達者達卒仍歸之官定國公光祚請之金執不可
給事中黃重御史張珩等先後力爭金等復以爲言始報許
內府諸監局軍匠至數千人中官梁諫請下部採金玉珠石
金皆執奏不聽奸人逢俊等乞兩淮鹽引三十萬帝許之金
力爭不可積失帝旨六年春以考察自陳遂命致仕馳驛給
夫廩如制歸五年薦者不已乃起南京戶部疏陳利民六事

尋召爲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帝與張孚敬李時評諸大臣
以金爲賢頗嫌其老居數月加太子太保改南京兵部踰歲
致仕歸卒年七十八贈少保諡端敏孫柱以諸生授中書舍
人大學士高拱得罪倉黃去京師門生皆走匿柱獨追送百
里外吳中行疏論張居正奪情被杖下詔獄柱挾醫視湯藥
遂忤居正遷魯府審理尋假考察罷之

張嶺字時俊蕭山人成化末年進士弘治初修憲宗實錄命
往蘇松諸府採軼事事竣授上饒知縣遷南京兵部主事就
進刑部郎中正德初遷興化知府隆平侯張祐無子弟祿與
族人爭襲訴於南京法司久不決復訴京師劉瑾方擅政遂
削尚書樊瑩都御史高銓籍嶺以郎承勘亦勒爲民瑾敗起

知南雄擢江西參政進右布政使舉治行卓異遷左寧王宸濠欲拓地廣其居嶺執不可大憲遣人餽之發視則棗梨姜芥也未幾召爲光祿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忤中貴移疾歸世宗卽位命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廣東新寧恩平賊蔡猛三嚴阮等及廣西上思州賊黃鏐殘破州縣嶺討禽鏐黨黃廷寶乃合兵三萬餘人擊新寧諸賊破巢二百禽斬一萬四千餘人俘賊屬五千九百餘人猛三阮皆授首自嶺南用兵以寡勝衆未有若是役者捷聞獎賚佛郎機國人別都盧剽劫滿刺加諸國復率其屬疎世利等擁五舟破巴西國遂入寇新會嶺遣將出海擒別都盧疎世利等獲其二舟賊乃遁尋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就改工部尚書六年

大計京官拾遺被劾致仕後數年卒

方良永字壽卿莆田人甫授書卽精思程朱之旨舉弘治三年進士督漕兩廣峻卻饋遺爲布政使劉大夏所器還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擢廣東僉事瓊州賊符南蛇爲亂大夏時爲總督檄攝海南兵備會師討平之御史坐良永失利大夏已入爲本兵爲白於朝賚銀幣正德初父喪除待銓闕下外官朝見畢必謁劉瑾鴻臚導良永詣左順門叩頭畢令東向揖瑾良永竟出瑾怒及吏部除良永河南撫民僉事中旨勒致仕旣去瑾怒未已欲假海南殺人事中之刑部郎中周敏力持乃不坐瑾誅起湖廣副使尋擢廣西按察使發巡按御史朱志榮罪至謫戍遷山東右布政使旋調浙江改左朱寧

以鈔二萬粥於浙良永上疏曰四方盜甫息瘡痍未瘳浙東西雨雹寧廩養賤流假義子名躋公侯之列賜予無筭納賄不貲乃敢攫民財戕邦本有司奉行急於詔旨胥吏緣爲奸椎膚剝髓民不堪命鎮守太監王堂劉璟皆親臣畏寧威爲之役使臣何敢愛一死不以聞乞陛下下寧詔獄明正典刑并治其黨以謝百姓疏至寧欲中以危法或說曰害之適成其名乃密召還所遣使者而以鈔直還之民寧初欲散鈔徧天下先行之浙江山東山東爲巡撫趙璜所格而良永至白發其奸寧自是不敢粥鈔矣寧方得志公卿臺諫無敢出一語獨良永以外僚訟言誅之聞者莫不震悚良永念母老恐中禍三疏乞休去世宗卽位中外交薦拜右副都御史撫治

鄖陽以母老再疏乞終養都御史姚鏞請破格褒寵尚書喬宇孫交言良永家無贏貲宜用侍郎潘禮御史陳茂烈故事賜廩米詔月給三石疏辭不允久之母卒詔賜祭葬皆異數也服除以故官巡撫應天卽家賜勅至衢州疾連疏乞致仕未報遽歸卒卒後有南京刑部尚書之命暨訃聞賜卹如制謚簡肅良永侍父疾衣不解帶者三月母病良永年六十餘矣手進湯藥無少怠居倚廬哀毀稱純孝焉素善王守仁而論學與之異嘗語人曰近世專言心學自謂超悟獨到推其說以自附於象山而上達於孔子曰賢聖教人次第爲小子無用之學程朱而下無不受擯而不知其入於妄弟良節官廣東左布政使亦有治行子重杰舉於鄉以孝聞

王爌字存納黃巖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太常博士正德時
屢遷刑科都給事中武定侯郭勛鎮兩廣行事乖謬奉詔自
陳強辨爌等駁之都察院覆奏不錄爌言爌并劾都御史彭
澤帝責澤置勛不問御史林有年直言下獄浙江僉事韓邦
奇忤中官被逮爌皆救之車駕幸大同久不返爌力請回鑾
俄與工科石天柱救彭澤忤王瓊中旨調兩人於外爌得惠
州推官世宗立復召爲都給事中旋擢太僕少卿改太常嘉
靖三年遷應天府尹歲大侵奏免其賦居四年遷南京刑部
右侍郎以母老歸養家居十年起故官尋擢南京右都御史
守備中官進表率以兩御史監禮爌曰中官安得役御史止
之奉賀入朝謁內閣夏言言倨甚大臣多隅坐爌獨引坐正

之言不悅爌遂謝病歸爌與御史潘壯不相能壯坐大獄詔
爌提問爌力白壯罪至忤旨人以此稱爌長者卒贈工部尚
書

王軌開平衛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正德初歷工部員外郎屢
遷山東左布政使嘉靖初入爲順天府尹房山地震軌言召
災有由語多指斥忤旨切責尋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芒
部土官知府隄慰死庶子政與嫡子壽爭立朝議立壽政怒
倚烏撒土酋安寧數構兵已使人誘殺壽奪其印軌請討之
乃會貴州兵分道進擒政於水西招降四十九砦璽書獎勞
時將營仁壽宮就拜軌工部右侍郎督採大木工罷召還改
戶部覈九門首宿地以餘地歸之民勘御馬監草場釐地二

萬餘頃募民以佃時帝銳意剔宿弊近幸莫敢撓房山民以牧馬地獻中官韋恒軌釐歸之官奸人馮賢等復獻中官李秀秀爲請於帝軌抗疏劾之帝雖宥秀竟治賢等如律出覈勛戚莊田請如周制計品秩別親疎以定多寡非詔賜而隱占者俱追斷戶部尚書梁材採其言兼并者悉歸官稍進左侍郎初軌之平隴政也以隴氏無後請改設流官兵部尚書李鉞等然之遂改芒部爲鎮雄府分置四長官司授隴氏疎屬阿濟等爲長官而擢重慶通判程洸爲試知府隴氏舊部沙保等攻執洸奪其印欲復立隴氏後巡撫王廷相等破保洸得還保子普奴復連烏撒水西諸苗攻剽畢節諸衛帝命伍文定圖之以朝議不合召還御史戴金因言芒部改流之

議諸司咸執不可軌徇洸邪說違衆獨行致疆場不靖遂罷軌官以兵部尚書李承勛薦起故官總督倉場再遷南京戶部尚書御史龔澍劾軌老悖吏部言軌居身儉素摺紳儀表帝乃責澍妄言久之就改兵部參贊機務詔舉將材薦鄭卿沈希儀等二十一人皆擢用居四年以老乞罷疏中言享年若干帝以爲非告君體勒爲民久之卒

徐問字用中武進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廣平推官遷刑部主事歷兵部出爲登州知府地濱海多盜問捕之盡調臨江民病水潦爲築堤防七十二轉長蘆鹽運使運司故利藪自好者不樂居問曰吾欲清是官也終任不取一錢累遷廣東左布政使嘉靖十一年以治行卓異拜右副都御史巡撫貴

州獨山州賊蒙鉞弑父爲亂聞南丹泗城欲助逆檄廣西撫按伐其謀又檄鉞弟釗復父讐事平得承襲鉞援絕問督大兵分道入誅之捷聞賜金綺撫黔三年日進長吏求疾苦盡利便甚得黔人心召爲兵部右侍郎疏陳武備八事又言兩廣雲貴半土司深山密箐猺獞羅僰所窟穴邊將喜功召釁好爲掃穴之舉王師每入巨憝潛踪所誅戮率無辜赤子興大兵費厚餉以易無辜命非陛下好生意宜勅邊臣布威信嚴阨塞謹哨探使各安邊境以絕禍萌帝深納其言尋引疾歸二十一年召爲南京禮部侍郎久之就遷戶部尚書復引疾去卒於家問清標絕俗居官四十年敝廬蕭然田不滿百好學不倦粹然深造爲士類所宗隆慶初謚莊裕

周金字子庚武進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累遷戶科都給事中疏言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當痛爲澄汰中官迎佛及監織造者濫乞引鹽暴橫道路當罷都督馬昂納有妊女弟當誅昂而還其女朝議用兵土魯番復哈密金言西邊虛憊而土魯番險遠且青海之寇窺伺西寧不宜計哈密已卒從金議嘉靖元年由太僕寺少卿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邊人貧甚窮冬多不袴金爲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改撫宣府進右副都御史上同方殺張文錦邊卒皆驕總督侍郎馮清苛刻諸軍請糧不從且欲鞭之衆遂轟然圍帥府金方病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佯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欲痛鞭之軍士氣已平擁

而前爲把總請曰總制不恤我耳金從容諭以利害衆悉散
解去改撫保定巡按御史李新芳疑廣平知縣謀已文致其
罪并欲執知府知府不就執乃發兵二千往捕之知府及佐
貳皆竄一城盡空新芳力擒繫知府扶諸佐貳金發其罪狀
而都御史王廷相庇新芳與相爭帝卒下新芳刑部黜其官
遷兵部右侍郎未幾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
久之擢南京刑部尚書就轉戶部致仕歸歲餘卒贈太子太
保諡襄敏

李遂字邦良豐城人弱冠從歐陽德學登嘉靖五年進士授
行人歷刑部郎中錦衣衛送盜十三人遂辨釋其餘抵一人
罪東宮建赦天下遂請列大禮大獄諸臣於赦令中尚書聶

賢懼不敢乃與同官盧蕙請於都御史王廷相廷相從之事
雖報罷議者嘉焉俄調禮部忤尚書夏言因事劾之下詔獄
謫湖州同知三遷衢州知府擢蘇松兵備副使屢遷廣東按
察使釋囚八百餘人進山東右布政使江洋多盜遂遷右僉
都御史提督操江軍政明盜不敢發俺荅犯京師召遂督蘇
州軍餉未謝恩請關防符驗用新銜帝怒削其籍三十六年
倭擾江北廷議以督漕都御史兼理巡撫不暇辦寇請特設
巡撫乃命遂以故官撫鳳陽四府時淮揚三中倭歲復大水
且日役民輓大木輸京師遂請餉增兵恤民節用次第畫戰
守計三十八年四月倭數百艘寇海門遂語諸將曰賊趨如
臯其衆必合合則侵犯之路有三由秦州通天長鳳泗陵寢

驚矣由黃橋逼瓜儀以搖南都運道梗矣若從富安沿海東至廟灣則絕地也乃命副使劉景韶遊擊丘陞扼如臯而身馳泰州當其衝時賊勢甚盛副將鄧城禦之敗績指揮張谷死焉賊知如臯有備將犯泰州遂急檄景韶陞遏賊連戰丁堰海安通州皆捷賊沿海東掠遂喜曰賊無能為矣令景韶陞尾之而致賊於廟灣復慮賊突淮安乃夜半馳入城賊尋至遂督參將曹克新等禦之姚家蕩通政唐順之副總兵劉顯來援賊大敗走以餘衆保廟灣景韶亦敗賊印莊追奔至新河口焚斬甚衆廟灣賊據險不出攻之月餘不克遂令景韶塞塹夷木壓壘陳火焚其舟賊乘夜雨潛遁官軍據其巢追奔至鰕子港江北倭悉平帝大喜璽書獎勵賊駐崇明三

沙者將犯揚州景韶戰連勝圍之劉莊會副總兵顯來援遂檄諸軍盡屬顯攻破其巢追奔白駒場賊盡殄時遂已遷南京兵部侍郎論功予一子官賚銀幣御史陳志勘上平倭功遂前後二十餘戰斬獲三千八百有奇賞未酬勛乃再予一子世千戶增俸二級蒞南京甫數月振武營軍變振武營者尚書張鰲募健兒以禦倭素驕悍舊制南軍有妻者月糧米一石無者減其四春秋二仲月米石折銀五錢馬坤掌南戶部奏減折色之一督儲侍郎黃懋官又奏革募補者妻糧諸軍大怨代坤者蔡克廉方病諸軍以歲饑求復折色故額於懋官懋官不可給餉又踰期三十九年二月都肄日振武卒鼓譟圍懋官署懋官急招鰲及守備太監何綬魏國公徐鵬

舉臨淮侯李庭竹及遂至諸營軍已甲而入予之銀爭攫之
懋官見勢洶洶越垣投吏舍亂卒隨及鵬舉鑿慰解不聽竟
戕懋官裸其屍大市綬鵬舉遣吏持黃紙許給賞萬金卒輒
碎之至許犒十萬金乃稍定明日諸大臣集守備廳亂卒亦
集遂大言曰黃侍郎自越牆死諸軍特不當殘辱之吾據實
奏朝廷不以叛相誣也因麾眾退許復妻糧及故額人昇之
一金補折價始散遂乃託病閉閣給免死券以慰安之而密
諭營將掩捕首惡二十五人繫獄詔追褫懋官及克廉職罷
綬庭竹鑿任鵬舉如故遂以功議擢止誅叛卒三人餘戍邊
衛而三人已前死遂歎曰兵自此益驕矣未幾江東代鑿爲
尚書江北池河營卒以千戶吳欽革其幫丁毆而縛之竿幫

丁者操守卒給一丁資往來費也遂已召拜兵部左侍郎以
言官薦擢南京參贊尚書鎮撫之營卒惑妖僧繡頭復倡訛
言遂捕斬繡頭申嚴什伍書其名籍年貌繫牌腰間軍乃戢
旣又奏調鎮武軍護陵寢一日散千人留都自是無患越四
年以老致仕遂博學多智長於用兵然亦善逢迎帝將重建
三殿遂奏五河縣泗水中湧大杉一此川澤効靈爲聖主鼎
新助帝大喜又見帝好祥瑞因進白兔帝爲遣官告廟由此
益眷遇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敏弟逢字邦吉由進士爲吏科
給事中侍郎劉源清下吏逢救之坐並繫得釋進戶科左給
事中偕同官諫南巡下詔獄謫永福典史終德安知府遂子
材自有傳

吳嶽字汝喬汶上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中督餉宣府吏進羨數千金拒之出知廬州府稅課歲萬金例輸府嶽以代郵傳費西山薪故供官爨嶽弛以利民民愛之以憂去服除改保定治如廬州歷山西副使浙江參政湖廣按察使山西右布政使並以清靜得民遷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奏裁徵發冗費十六七民力遂寬甫浹歲引疾去久之以貴州巡撫徵尋進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隆慶元年歷吏部左右侍郎京察竣給事中胡應嘉有所申掾嶽詣內閣抗聲曰故事官有考察去者而科臣敢留之乎應嘉遂得譴遷南京禮部尚書就改吏部抑浮薄杜僥倖南都縉紳憚之上疏陳六事帝頗納其言尋改兵部參贊機務未上給由

過家病卒詔贈太子太保諡介肅嶽清望冠一時禔躬嚴整見者莫不自失尚書馬森言平生見廉節士二人嶽與譚大初耳嶽知廬州時王廷守蘇州以公事過京口嶽召爲金山遊攜酒一瓶肉一斤菜數束廷笑曰止是乎嶽亦笑曰我兩人食足矣懽竟日而還去廬日假一蓋禦雨至卽命還之歸自南都假僧寮以見客大初字宗元始興人舉嘉靖十七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憂歸起補戶部改戶科給事中數論事歷兵科左給事中出爲江西副使清軍多所釋御史孫慎以失額爲疑大初曰失額罪小殃民罪大嚴嵩親黨奪民田治之不少貸遷廣西右參政投劾歸久之起故官河南未上擢南京右通政俄遷應天府尹將赴南都而穆宗卽位乞以參政

致仕不許隆慶元年召拜工部右侍郎尋遷戶部左侍郎督倉場海瑞爲僉都御史大初力薦瑞已而屢疏乞休不允拜南京戶部尚書引疾去家居田不及百畝卒年七十五諡莊懿

郭宗臯字君弼福山人嘉靖八年進士選庶吉士尋詔與選者皆罷乃除刑部主事改御史十二年十月星隕如雨尋哀冲太子薨大同兵亂宗臯勸帝停崇寬厚察納忠言勿專以嚴明爲治帝大怒下詔獄廷杖四十釋之歷按蘇松順天奉憲綱行部乘馬不御肩輿會廷推保定巡撫劉夔還理院事宗臯論夔嘗薦大學士李時子諂媚無行不任風紀坐奪俸兩月尋出爲雁門兵備副使轉陝西參政遷大理少卿二十

三年十月寇入萬全右衛抵廣昌列營四十里順天巡撫朱方下獄擢宗臯右僉都御史代之寇已去宗臯言密雲最要害宜宿重兵乞勅馬蘭太平燕河三屯歲發千人以五月赴密雲有警則總兵官自將赴援居庸白楊地要兵弱遇警必待部奏不能及事請預擬借調之法令建昌三屯軍平時則協助密雲遇警則移駐居庸俱報可久之宗臯聞敵騎四十萬欲分道入奏調京營山東河南兵爲援已竟無實坐奪俸一年故事京營歲發五軍詣薊鎮防秋宗臯請罷三軍以其犒軍銀充本鎮募兵費又請發修邊餘銀增築燕河營古北口帝疑有侵冒令罷歸聽勘旣而事得白起故官巡撫大同與宣府巡撫李仁易鎮尋進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

務俺荅三萬騎犯萬全左衛總兵官陳鳳副總兵林椿與戰
鷓兒嶺殺傷相當宗臯坐奪俸明年再犯大同總兵官張達
及椿皆戰死宗臯與巡撫陳燿皆奪俸給事中唐禹追論死
事狀因言全軍悉陷乃數十年未有之大衎帝乃逮宗臯及
燿各杖一百燿遂死宗臯戍陝西靖鹵衛隆慶改元從戍所
起刑部右侍郎改兵部協理戎政旋進南京右都御史就改
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給事中莊國禎劾宗臯衰庸宗臯亦自
以年老求去詔許之萬曆中再存問歲給廩隸十六年宗臯
年九十又遣行人存問是年卒贈太子太保諡康介
曹邦輔字子忠定陶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知元城南和以
廉幹稱擢御史巡視河東鹽政巡按陝西劾總督張珩等冒

功皆謫戍出爲湖廣副使補河南柘城賊師尚詔反陷歸德
檢校董綸率民兵巷戰手刃數賊與其妻賈氏俱死之又陷
柘城判舉人陳聞詩爲帥不聽斬從者脅之聞詩給曰必欲
我行毋殺人毋縱火賊許諾擁上馬不食三日至鹿邑自縊
賊圍太康都指揮尚允紹與戰鄆陵敗績允紹復擊賊於霍
山賊圍之兵無敢進邦輔斬最後者士卒競進賊大潰禽斬
六百餘人尚詔走莘縣被擒賊起四十餘日破府一縣八殺
戮十餘萬邦輔亟戰殲之詔賚銀幣擢山西右參政遷浙江
按察使拜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倭聚柘林其黨自紹興竄
轉掠杭嚴徽寧太平遂犯南京破溧水抵宜興爲官軍所迫
奔潯墅副總兵俞大猷副使任環數邀擊之而柘林餘賊已

進據陶宅邦輔督副使王崇古圍之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協勦賊走太湖追及之盡殲其衆副將何卿師潰邦輔援之以火器破賊舟前後俘斬六百餘人侍郎趙文華欲攘其功邦輔捷書先奏文華大恨與浙江巡按胡宗憲會邦輔師攻陶宅賊諸營皆潰賊退邦輔進攻之復敗坐奪俸文華奏邦輔避難擊易致後師期總督楊宜亦奏邦輔故違節制給事中夏杖孫濬爭之得無罪文華還京奏餘賊且盡而巡按御史周如斗又奏失事狀帝頗疑文華文華因言賊易滅督撫非人致敗臣昔論邦輔杖濬遂媒孽臣東南塗炭何時解乃逮繫邦輔謫戍朔州隆慶元年楊博爲吏部起邦輔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進兵部右侍郎理戎政尋以左侍郎兼右僉

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言修治邊牆非上策宜急練兵兵練而後邊事可議以給事中張鹵言召爲右都御史掌南院事帝以京營事重更協理爲閱視令付大臣知兵者遂以左都御史召還任之已從恭順侯吳繼爵言復改閱視爲提督未幾轉南京戶部尚書奏督倉主事張振選不奉約束吏部因言往昔執政喜人悅已屬吏恃爲奧援構陷堂上官至屈體降意倒置名分在外巡按御史亦曲庇進士推知監司賢不肖出其口吻害政無甚於此穆宗深然其言爲黜振選飭內外諸司然迄不能變邦輔累乞骸骨不聽萬曆元年給由赴闕復以病求去且言辛愛有窺覲志宜慎防之遂致仕去居三年卒贈太子少保邦輔廉峻自吳中被逮時有司上

所儲俸錢揮之去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貲撫按奏其狀詔遣右評事劉叔龍爲營墳墓

任環字應乾長治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歷知黃平沙河滑縣並有能名遷蘇州同知倭患起長吏莫嫻兵革環性慷慨獨以身任之三十一年閏三月禦賊寶山洋小校張治戰死環奮前搏賊相持數日賊遁去尋犯太倉環馳赴之嘗遇賊短兵接身被三槍幾殆宰夫捍環出死之賊亦引去已而復至裏峇出海擊之怒濤作操舟者失色環意氣彌厲竟敗賊俘斬百餘復連戰陰沙寶山南沙皆捷遂擢按察僉事整飭蘇松二府兵備倭剽掠厭悉歸惟南沙三百人舟壞不能去環與總兵官湯克寬列兵守之數月賊大至與舊倭合掠華

亭上海環等被劾得宥踰年賊犯蘇州城閉鄉民繞城號環盡納之全活數萬計副將解明道擊退賊論前後功進環右參政賊掠常熟環率知縣王鈇破其巢焚舟二十七未幾賊掠陸涇壩都督周于德敗績環偕總兵官俞大猷擊敗之焚舟三十餘賊犯吳江環大猷擊敗之鶯脰湖賊奔嘉興頃之三板沙賊奪民舟出海環大猷襲敗之馬蹟山其別部屯嘉定者火藝之盡死論功廕一子副千戶母憂奪哀賊屯新場環與都司李經等率永順保靖兵攻之中伏保靖土舍彭翹等皆死環停俸戴罪賊平乞終制許之踰二年卒年四十給事中徐師曾頌其功詔贈光祿卿再廕一子副千戶建祠蘇州春秋致祭環在行間與士卒同寢食所得賜予悉分給之

軍事急終夜露宿或數日絕餐嘗書姓名於肢體曰戰死分也先人遺體他日或收葬將士皆感激故所向有功時休寧吳成器者由小吏為會稽典史倭三百餘劫會稽為官軍所逐走登龕山成器遮擊盡殪之未幾又破賊曹娥江擢浙江布政司經歷遭喪總督胡宗憲奏留之擢紹興通判論功進秩二級成器與賊大小數十戰皆捷身先士卒進止有方畧所部無秋毫犯士民率於其戰處立祠祀之以限資格不獲顯擢後改武秩焉

明史藁

列傳第七十五終

明史藁

列傳第七十六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毛澄

汪俊

朱希周

何孟春

豐熙

徐文華

薛蕙

王胡侍

毛澄字憲清崑山人舉弘治六年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預修會典成進右諭德直講東宮武宗為太子聽澄講輒解語帝帝大喜方秋夜置宴即徹以賜武宗立進左庶子直經筵以母憂歸正德四年劉瑾摘會典小疵貶諸纂修者秩以澄為侍讀服闋還朝進侍講學士再進學士掌院事歷禮部左

右侍郎十二年五月拜尚書其年七月帝始出巡幸澄偕諸大臣陸完等疏諫會御史張欽閉居庸關不得出帝乃還八月朔帝微行澄率侍郎王瓚顧清等疏請還宮俟命三日又請帝甫還旋出居庸幸宣府久留不返澄等頻疏諫悉不報明年正月駕旋命百官戎服郊迎澄等請用常服不許七月帝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統六師巡邊遂幸宣府抵大同歷山西至榆林澄等屢疏馳諫至十二月復偕廷臣上疏曰去歲正月以來鑾輿數駕不遑寧居今茲之行又已半歲宗廟社稷享祀之禮竝係攝行萬壽正旦冬至朝賀之儀悉從簡略臘朔省牲闕而不行遂二年矣今歲律將周郊禋已卜而六龍遐騁旋軫無期上則長樂倚門椒宮凝望下則萬幾壅

滯四海驚憂萬一冰雪阻違道途梗塞元正上日不及躬執玉帛於上帝之前天下其將謂何皇祖之訓曰凡祀天地精誠則感格怠慢則禍生今去上辛纔二旬萬一旋不及期禮愆於素陛下何以自安邊地荒寒隆冬尤甚臣等處重城食厚祿仰思聖體勞頓根本空虛遙望清塵憂心如醉伏祈趣駕速還躬親裸享宗社臣民幸甚不報十四年二月駕甫還京卽諭禮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國公朱壽遣往兩畿瞻東嶽奉安聖像祈福安民澄等駭愕復偕廷臣上言陛下以天地之子承祖宗之業九州四海但知陛下有皇帝之號而已今日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者臣等莫知所指夫出此旨者陛下也加此號者陛下也不

知受此號者何人如以皇儲未建欲遍告名山大川用祈默相則遣使走幣足將敬矣何必躬奉神像獻寶香如佛老所爲哉況鑿輿一動師衆如林吏民輸將不足供億此不可者一漕渠阻塞商賈不通諸須匱乏百物騰貴此不可者二江濤洶湧雨溼頻仍水土不宜風俗不習設有驚憂悔將何及此不可者三千乘萬騎蹴踏奔騰禾稼被傷蠶桑失業萬姓怨咨盜賊將起此不可者四車駕愈遠歷日愈多宗社大器誰可付託倘北敵乘虛突來奸人投間蜂起太倉無兼歲之儲諸將乏萬夫之敵羽書猝至何以應之此又不可之大者五也伏望早收成命爲社稷計不報寧王宸濠謀不軌巡撫孫燧等奏其孝行澄力駁之無何宸濠反帝南征駐蹕留都

者踰歲澄屢請回鑾及駕返通州用江彬言將卽賜宸濠死澄據漢王高煦故事請還京告郊廟獻俘行戮不從中官王堂鎮浙江請建生祠西番闡化王使者乞額外賜茶九萬斤澄皆力爭不聽王瓊欲陷彭澤澄獨白其無罪武宗崩澄偕大學士梁儲壽寧侯張鶴齡駙馬崔元太監韋霽等迎興獻王長子厚熜於安陸旣至將謁見有議用天子禮者澄曰今卽如此後何以加豈他日勸進辭讓之禮當遂廢乎世宗踐阼甫六日有旨議獻王主祀及尊稱澄大會文武羣臣上議曰考漢成帝立定陶王爲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備至今陛下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

崇仁王厚炫繼興王後襲封興王主祀事又考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後是爲英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王伯而不名范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復以濮王爲考於義未當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爲濮國公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謂所生爲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既明而所生亦尊崇極矣今興獻王於孝宗爲弟於陛下爲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稱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爲皇叔母興獻王妃凡祭告興獻王及上箋於妃俱自稱姪皇帝某則正統私親恩禮兼盡可以爲萬世法議上帝愠曰父

母可更易若是耶五月四日旨下再議澄復會廷臣上議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自天子至庶人一也興獻王子惟陛下一人既入繼大統奉祀宗廟是以臣等前議欲令崇仁王厚炫主興獻王祀至於稱號陛下宜稱爲皇叔父興獻大王自稱姪皇帝名實以宋程頤之說爲可據也本朝之制皇帝於宗藩尊行止稱伯父叔父自稱皇帝而不名今稱興獻王爲皇叔父大王又自稱名尊崇之典已至臣等不敢復有所議因錄程頤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進覽帝不從其月二十四日命博考前代典禮再議以聞澄乃復會廷臣上議曰臣等會議者再請改稱興獻王爲叔父者明大統之尊無二也然加皇字於叔父之上則凡爲陛下伯叔諸父皆莫能與之齊

矣加大字於王之上則天下諸王皆莫得而竝之矣興獻王稱號既定則王妃稱號亦隨之天下王妃亦無以同其尊矣況陛下養以天下所以樂其心不違其志豈一家一國之養可同日語哉此孔子所謂事之以禮者其他推尊之說稱親之議似爲非禮推尊之非莫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於宋程頤之議至當之禮要不出於此并錄上魏明帝詔書當是時帝旣銳欲推崇所生而進士張璠復抗疏極言禮官之謬帝益心動持澄等疏久不下至八月朔再命集議澄等乃復上議曰先王制禮本乎人情武宗旣無子嗣又鮮兄弟援立陛下於憲廟諸孫之中是武宗以陛下爲同室之弟考孝宗母慈壽無可疑矣可復顧私親哉疏入帝不懌復留

中會給事中邢寰請議憲廟皇妃邵氏徽號澄上言王妃誕生獻王實陛下所自出但旣承大統則宜考孝宗而母慈壽太后矣孝宗於憲廟皇妃宜稱皇太妃則在陛下宜稱皇太妃如此則彝倫旣正恩義亦篤疏入報聞其月帝以母妃將至下禮官議其儀澄等請由崇文門入東安門帝不可乃議由正陽左門入大明東門帝又不可澄等執議如初帝乃自定其儀悉由中門入時尊崇禮猶未定張璠復進大禮或問帝益嚮之至九月末乃下澄等前疏復令博採輿論以聞澄等知勢不可已謀於內閣加稱興王爲帝妃爲后而以皇太后懿旨行之乃上疏曰陛下孝心純篤親灑宸翰諭以至情天地百神實所共鑒但臣等一得之愚已盡於前議茲欲

仰慰聖心使宜於今而不戾乎情合乎古而無悖乎義則有密勿股肱在非臣等有司所敢擅也帝迫於衆議乃以十月二日諭廷臣以慈壽皇太后旨加興王號曰興獻帝妃曰興國太后皇妃邵氏亦尊爲皇太后既詔告天下加恩百僚矣十二月十日復傳諭加稱皇帝內閣楊廷和等既封還御批帝猶不允於是澄等抗疏力爭又偕九卿喬宇等合諫帝意未回澄猶執奏不已明年嘉靖改元正月清寧宮後三小宮災澄復以爲言會朝臣亦多諫者事迄獲止澄端亮有學行論事侃侃不撓帝欲推崇所生嘗遣中官諭意至長跪稽首澄駭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無父母奈何使我不獲伸必祈公易議因出囊金畀澄澄奮然曰老臣悖耄

不能隳典禮獨有一去不與議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輒慰留不允二年四月疾甚復力請乃許之舟至興濟而卒先是論定策功加澄太子太傅廕錦衣世指揮同知力辭不受帝雅敬憚澄雖數忤旨而恩禮不衰暨得疾遣醫診視藥物之賜時至其卒也浚悼惜之贈少傅謚文簡

汪俊字抑之弋陽人父鳳進士貴州右參政俊舉弘治六年會試第一授庶吉士進編修正德中與修孝宗實錄以不附劉瑾焦芳調南京工部員外郎瑾芳敗召復原官累遷侍讀學士擢禮部右侍郎嘉靖元年轉吏部左侍郎時議興獻王尊號與尚書喬宇毛澄輩力爭澄引疾去代者羅欽順不至乃以俊爲禮部尚書於時獻王已加帝號矣主事桂萼復請

稱皇考章下廷議三年正月俊集廷臣七十有三人上議曰
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今陛下爲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
明矣孰謂與爲人後而滅武宗之統也儀禮傳曰爲人後者
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
魏明帝詔皇后無子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孰謂入繼之主與
爲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謂英宗親受詔爲子與入繼不同
蓋言恩義尤篤尤當不顧私親非以生前爲子者乃爲人後
身後入繼者不爲人後也萼言孝宗既有武宗爲之子安得
復爲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孝宗非爲孝宗立
後也又言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
旣稱武宗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爲繼其統乎又言禮

官執者不過前宋濮議臣等愚昧實不出此蓋程頤之議曰
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
存乎至情至於名稱統緒所係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爲今
日發也今欲推尊本生立廟大內不知出何典籍臣謹集諸
章奏惟進士張璠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與萼議同其他八
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議上留中而特旨召桂
萼張璠席書於南京越旬有五日乃下諭曰朕奉承宗廟正
統大義豈敢有違第本生至情亦當兼盡其再集議以聞俊
不得已乃集羣臣請加皇字以全徽稱議上復留中十餘日
至三月朔乃詔禮官加稱興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
興國太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擇日祭告郊廟頒詔天下

而別論建室奉先殿側恭祀獻皇俊等復爭曰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興獻帝奉藩安陸則不得祭憲宗今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祭興獻帝是皆以禮抑情者也然興獻帝不得迎養壽安皇太后於藩邸陛下得迎興國太后於大內受天下之養而尊祀興獻帝以天子之禮樂則人子之情獲自盡矣乃今聖孝無窮臣等敢不將順但於正統無嫌乃爲合禮獻帝徽稱上仍宜冠以興字蓋獻帝初封興國識者知爲今日中興之兆其名大而且美自於本生不失尊崇而於正統無所嫌貳帝曰立廟原無著議但欲奉先殿側別建一室以伸追孝之情耳迎養藩邸祖宗朝無此例何容飾以爲詞其令陳狀俊具疏引罪乃嚴

旨切責而趣立廟益急俊等乃上議曰立廟大內有干正統臣實愚昧不敢奉詔帝不納而令集廷臣大議俊等復上議曰明旨必欲建室奉先殿側豈非以奉慈之建先朝已有故事乎謹按奉慈別殿蓋因孝宗皇帝爲孝穆皇太后祔葬初畢神主無薦享之所而設也當時議者皆據周制特祀姜嫄而言至爲本生父立廟大內則從古未聞惟漢哀帝爲定陶恭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爲不可哀帝不聽卒遺後世之譏陛下尊崇本生其禮已極若曰禮不得立廟而可以建室禮不得主祭而可以追孝則是陛下有可以爲堯舜之資而臣等乃導以衰世之事罪將奚逃請於安陸特建獻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日襲封興王子孫世世獻饗陛下歲時遣官持節

奉祀亦足伸陛下無窮至情矣帝終以與漢哀諸君不同命
遵前旨再議俊遂抗疏乞休再請益力帝怒責以肆慢允其
去名席書未至令吳一鵬署事明倫大典成落俊職卒於家
隆慶初贈少保諡文莊俊行誼修潔立朝光明端介學宗洛
閩與王守仁交好而不同其說學者稱石潭先生弟偉字器
之由庶吉士授檢討與俊皆忤劉瑾調南京禮部主事瑾誅
復故官屢遷南京國子祭酒武宗以巡幸至率諸生請幸學
不從江彬矯旨取玉硯偉曰有秀才時故硯可持去俊罷官
之歲偉亦至吏部右侍郎偕廷臣數爭大禮又伏闕力爭及
席書張璉等大議猶持前說不變轉官左侍郎爲陳洸劾罷
卒於家一鵬字南大長洲人弘治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

修戶部尚書周經以讒去上疏乞留之正德初進侍講充經
筵講官劉瑾出諸翰林爲部曹一鵬得南京刑部員外郎遷
禮部郎中瑾誅復爲侍講進侍講學士歷國子祭酒太常卿
竝在南京母喪除起故官世宗踐阼召拜禮部右侍郎尋轉
左數與尚書毛澄汪俊力爭大禮俊去國一鵬署部事而帝
趣建獻帝廟甚亟一鵬集廷臣上議曰前世入繼之君間有
爲本生立廟園陵及京師者第歲時遣官致祀尋亦奏罷然
猶見非當時取議後代若立廟大內而親享之從古以來未
有也臣等寧得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禮於天下後世今張璉
桂萼之言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爲重嗣爲輕竊惟正統
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宗之與統初

無輕重況當我朝傳子之世而欲倣堯舜傳賢之例擬非其倫又謂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遂欲改稱孝宗爲皇伯考臣等歷稽前古未有神主稱皇伯考者惟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則有之非可加於宗廟也前此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等留一皇字以覘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當父子之名何肆言無忌至此乞速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下璉等法司按治帝報曰朕起親藩奉宗祀豈敢違越但本生皇考寢園遠在安陸於卿等安乎命下再四爾輩欺朕冲歲黨同執違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往且勿問其奉先殿西室亟修葺盡朕歲時追遠之情時嘉靖三年四月也頃之極陳四方災異言自去年六月迄今二月其間天鳴者三地震

者三十八秋冬雷電雨雹十八暴風白氣地裂山崩產妖各一民饑相食二非常之變倍於往時願陛下率先羣工抹疾苦罷營繕信大臣納忠言用回天意帝優詔報之踰月手敕名奉先殿西室爲觀德殿遂命一鵬偕中官賴義京山侯崔元迎獻帝神主於安陸一鵬等復上言歷考前史竝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內者此天下後世觀瞻所係非細故也且安陸爲恭穆啟封之疆神靈所戀又陛下龍興之地王氣所鍾故我太祖重中都太宗重留都皆以王業所基永修世祀伏乞陛下俯納羣言改題神主奉安故宮爲百世不遷之廟其觀德殿中別設神位香几以慰孝思則本生之情既隆正統之義亦盡奏入不兩一鳴

途患疏請禁約帝

敬慎堂

善其言而戒飭之比還朝則廷臣已伏闕爭朝事大變而給事中陳洸請張尤甚一鵬抗疏曰大禮之議斷自聖心正統本生昭然不紊而洸妄謂陛下誕生於孝宗沒後三年嗣位於武宗沒後二月無從授受其說尤爲不經謹按春秋以受命爲正始故魯隱公上無所承內無所受則不書即位今陛下承武宗之遺詔奉昭聖之懿旨正合春秋之義而洸謂孰從授受是以陛下爲不得正始也洸本小人不痛加懲艾無以杜效尤之漸不聽其年九月以本官入內閣專典誥敕兼掌詹事府事武宗實錄成進尚書領職如故尋以省墓歸還朝仍典誥敕未幾出理部事典內閣誥敕者皆需次柄政而張璫桂萼新用事素銜一鵬異已乃用爲南京吏部尚書

加太子少保居二年南京官劾諸大臣王瓊等不職一鵬與焉遂乞致仕給廩如故事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端子子孝湖廣參政

朱希周字懋忠崑山人徙吳縣高祖吉戶科給事中父文雲按察副使希周應弘治九年殿試孝宗喜其姓名擢爲第一授翰林院修撰進侍講充經筵講官劉瑾摘修會典小疵貶爲修撰孝宗實錄成復官久之進侍讀學士擢南京吏部右侍郎閱五年召爲禮部右侍郎時方議大禮數偕其長爭執會左侍郎吳一鵬奉使安陸尚書席書未至希周獨理部事而帝方營觀德殿令協律郎崔元初習樂舞生於大內太常卿汪舉劾之帝遂令太常官一人同入內教習希周上言太

常樂舞有定數不當更設帝不從舉復爭帝責其妄議而是時張璉桂萼已召至益交章請去本生之號帝悅從之趣禮官具上冊儀希周率郎中余才汪必東等疏諫曰陛下考孝宗母昭聖三年矣而更定之論忽從中出則明詔爲虛文不足信天下祭告爲瀆禮何以感神祇且本生非貶詞也不妨正統而親之義寓焉何嫌於此而必欲去之以滋天下之議時羣臣諫者甚衆疏皆留中遂相率詣左順門跪伏希周走告諸閣臣曰羣臣伏闕公等能坐視乎亦偕羣臣跪伏以請帝聞大怒命希周與何孟春等俱待罪而盡繫庶僚於詔獄明日上章聖皇太后冊文希周及尚書秦金金獻民趙鑑趙璜侍郎何孟春都御史王時中大理少卿張縉徐文華俱不

赴帝怒責陳狀希周等伏罪復嚴旨譙責乃已而是時庶僚繫獄者猶未釋希周上言諸臣狂率固不可宥但今獻皇帝神主將至必百官齊迎乃克成禮乞早寬縲紲用襄大典不納大禮遂自此定矣其明年由左侍郎遷南京吏部尚書嘉靖六年大計京官南六科無黜者桂萼素以議禮嗾希周且惡兩京言官嘗劾已因言希周畏勢曲庇希周言南京六科止七人實無可去者臣以言路私之固不可如避言路嫌誅責之尤不可且使舉曹皆賢必去一二人示公設舉曹皆不肖亦但去一二人塞責乎因力稱疾乞休溫旨許之仍敕有司歲給夫廩林居三十年中外論薦者三十餘疏竟不復起性恭謹不妄取予卒年八十有四贈太子少保瀕歿屬諸子

曰他日儻蒙易名典勿犯我家諱乃避文謚恭靖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祖俊雲南按察司僉事父說刑部郎中孟春第弘治六年進士授兵部主事言官龐泮等下獄疏救之詔修萬歲山毓秀亭乾清宮西室役軍九千人計費百餘萬抗疏極諫清寧宮災陳八事疏萬餘言進員外郎郎中出理陝西馬政條目畢張還上釐弊五事并劾撫臣不職正德初請釐正孔廟祀典不果行出爲河南參政廉公有威擢太僕少卿進爲卿駕幸宣府馳疏諫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彌勒州十八寨蠻酋阿勿阿寺等爲亂焚掠寧州通海孟春討斬阿勿生擒阿寺諸寨悉平錄功增俸一等官其子一人世宗卽位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半道召拜吏部右侍郎

嘉靖元年秋以災異修省力陳號令失恒恩澤濫施之弊尋陳救災預備策多議行三年五月進左侍郎七月尚書喬宇罷代署部事先是大禮議起孟春在雲南聞之上疏言臣聞邸報見進士屈儒奏中請尊聖父爲皇叔考興獻大王聖母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得旨下部知猶未奉俞命也臣惟前世帝王自旁支入奉大統推尊本生得失之迹具載史冊漢宣帝不敢加號於史皇孫光武不敢加號於南頓君晉元帝不敢加號於恭王抑情守禮宋司馬光所謂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者也哀安桓靈乃追尊其父祖犯義侵禮司馬光所謂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者也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

以期也不二斬也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夫父母天下莫隆焉至繼大宗則殺其服而移於所後之親蓋名之不可以二也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敬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故也今者廷臣詳議事猶未決豈非皇叔考之稱有未當者乎抑臣愚亦不能無疑禮有世父母叔父母之文而無世叔考世叔妣之說今欲稱興獻王爲皇叔考古典何據宋英宗時有請加濮王皇伯考者宋敏求力斥其謬然則皇叔考之稱其可加於興獻王乎既不稱皇叔考必且稱皇叔父於義亦未安也經書稱伯父叔父皆生時之稱及其既沒未有稱伯叔父者然則皇叔父之稱其可復加先朝已諡之親王乎臣伏覩前詔陛下稱先皇

帝爲皇兄誠於獻王稱皇叔如宋王珪司馬光所云亦已愜矣而議者或不然何也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自太祖傳至孝宗孝宗傳先皇帝特簡陛下授之大業獻王雖陛下天性至親然而所以光臨九重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南面者皆先皇帝之德孝宗之所詒也臣故願以漢宣光武晉元三帝爲法若非古之名不正之號非臣所願於陛下也不報及桂萼進繼統之說御史馬明衡建言獲譴孟春復抗疏辨之而帝入桂萼張璁等言十二日召見羣臣左順門示以手敕言章聖皇太后命去本生字羣臣駭愕而璁萼方盛氣列上禮官欺妄十三事且斥爲朋黨朱希周率諸曹上章爭之孟春憤更甚十三日偕九卿秦金等二十人上言伊尹謂有言

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孫於志必求諸非道通者大禮之議邪正不同若諸臣匡拂累千萬言此所謂逆於心之言也陛下亦嘗求諸道否乎一二小人敢託將順之說招徠罷問不學無恥之徒熒惑聖聽此所謂孫於志之言也陛下亦嘗求諸非道否乎何彼言之易行而此言之難入也其所上十三條託言將順而誤陛下者不一而足至如第六條言陛下止當稱皇考恭穆獻皇帝聖母章聖皇太后亟去本生二字改稱皇伯考孝宗皇帝皇伯母慈壽皇太后第十二條言新頒詔令決宜重改此其說尤爲駁倫亂常跡其大逆罪不容誅此臣等有死不敢聽聞者也而第十三條又倡爲朋黨之說臣等實竊懼焉宋歐陽修云小人欲讒害忠良必指爲朋黨

欲動搖大臣必誣以專權誠望聖明察之而知彼說之欺妄也疏入留中其時詹事翰林給事御史及六部諸司大理行人諸臣各具疏爭竝留中不下羣情益洶洶十有五日朝罷帝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孝宗爲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孟春曰憲宗朝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也修撰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翀等遂遮留羣臣於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共擊之孟春獻民文華復相號召於是九卿則尚書秦金趙鑑趙璜俞琳侍郎孟春及朱希周劉玉都御史王時中張潤寺卿汪舉潘希曾張

九敘吳祺通政張瓚陳霑少卿文華及張縉蘇民金瓚府丞
張仲賢通政參議葛禴寺丞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翰林則
掌詹事府侍郎賈詠學士豐熙侍講張璧修撰舒芬楊維聰
姚涑張衍慶編修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
承勳陸欽王相應良王思檢討金臯林時及慎元正凡二十
有二人給事中則張翀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與謝黃毛王
曹懷張嵩王瑄張挺鄭一鵬黃重李錫趙漢陳時明鄭自璧
裴紹宗韓楷黃臣胡訥凡二十一人御史則王時柯與余翺
葉奇鄭本公楊樞劉頴祁杲杜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
陳克宅譚纘劉翀張錄郭希愈蕭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璜沈
教鍾卿密胡瓊張濂何鰲張曰韜藍田張鵬翰林有字凡三

十人諸司郎官吏部則郎中余寬党承志劉天民員外郎馬
理徐一鳴劉勳主事應大猷李舜臣馬冕彭澤張鷟司務洪
伊凡十六二人戶部則郎中黃待顯唐昇賈繼之楊易楊淮
胡宗明栗登党以平何巖馬朝卿員外郎申良鄭漳顧可久
婁志德主事徐嵩張庠高奎安璽王尚志朱藻黃一道陳儒
陳騰鸞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錄周詔戴亢繆宗周丘
其仁狙琚張希尹司務金中夫檢校丁律凡三十有六人禮
部則郎中余才汪必東張聽張懷員外郎翁磐李文中張深
主事張鏗豐坊仵瑜丁汝夔臧應奎凡十有二人兵部則郎
中陶滋賀縉姚汝臯劉淑相萬潮員外郎劉漳楊儀王德明
主事汪溱黃嘉賓李春芳盧襄華鑰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

禎陳賞司務李可登劉從學凡二十人刑部則郎中相世芳
張峩詹潮胡璉范祿陳力張大輪葉應驄白轍許路員外郎
戴欽張儉劉士奇主事邢敕趙廷松熊宇何熬楊濂劉仕蕭
樟顧鐸王國光汪嘉會殷承敘陸銓錢鐸方一蘭凡二十有
七人工部則郎中趙儒葉寬張子衷汪登劉璣江珊員外郎
金廷瑞范總龐淳主事伍餘福張鳳來張羽車純蔣珙鄭騮
凡十有五大理之屬則寺正母德純蔣同仁寺副王暉劉
道評事陳大綱鍾雲瑞王光濟張徽王天民鄭重杜鸞凡十
有二人俱跪伏左順門必得俞旨乃起有大呼高皇帝孝宗
皇帝者帝聞之命司禮中官諭退不從獻民曰輔臣尤宜力
爭希周乃詣內閣告毛紀紀及石瑤亦赴左順門跪伏帝復

遣中官諭退猶不起自辰迄午帝大怒遣錦衣先執爲首者
於是豐熙張翀余翱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母德純八人
竝繫詔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震闕廷帝益
怒命盡錄諸臣姓名時有不在列者其親故以不預義舉爲
嫌多爲代書日至申命五品以下馬理等百三十四人盡繫
詔獄四品以上及司務洪伊等六十五人俱待罪已并伊等
繫獄居二日錦衣以諸囚請命杖於廷人三十而切責孟春
等停俸四月編修汪相等十八人俱杖死熙等及慎元正俱
謫戍自是縉紳喪氣璉勢大張其日始下孟春等前疏責
曰朕嗣承大統祇奉宗廟尊崇大禮自出朕心孟春等毀君
害政變亂是非且張璉等所上十三條尚留中未發安得先

知其以實對於是孟春等具疏伏罪言璵等所條者於未進之日先以私藁示人且有副本存通政司故臣等知之臣等忝從大臣後得與議禮之末竊以璵等欺罔故昌言論辨以瀆天聰罪應萬死惟望聖明加察辨其孰正孰邪孰爲忠鯁孰爲逢迎則臣等雖死亦幸帝復責孟春等抗命令自列爲首者以聞孟春等復言臣與尚書秦金金獻民趙鑑趙璜俞琳侍郎王承裕鄭岳劉玉陳雍都御史王時中張潤通政張瓚陳霑參議陳經葛禴少卿張縉徐文華寺丞袁宗儒毛伯温等均效涓埃之助心惟一理口實一詞竟不自知其同陷於狂愚而實無容於倡率也帝怒曰孟春結衆逞忿豈大臣事君之道法宜重治姑從輕奪俸一月通政職司封納何不

謹嚴使人得窺伺自今各修職業毋得煩言孟春累被嚴譴守之不變給事中陳洸先以奉使回籍居二年始復命在道聞擢湖廣僉事大怒仍以舊官上疏言張璵等危言論禮而當道者目爲逢君曲肆排阻且結內朋黨必欲陛下爲人後虧父子之恩短壽安太后之喪尚書喬宇文選郎夏良勝用舍任意排擠賢豪京缺則專於已外補則推於人前給事于桂閣閔史道御史曹嘉素稱剛直則擯之外服陛下特用席書則交章沮抑謂不由吏部其專擅可見乞削宇良勝官名還桂等作敢言之氣章下吏部孟春言洸已外補猶冒舊銜假名建言紊亂國典宜究問帝不從特召還桂等洸亦復故官而謫良勝於外旋出孟春爲南京工部左侍郎故事南

部止侍郎一人時已有右侍郎張琮復以孟春爲左蓋贖員也孟春屢疏引疾至六年春始得請及明倫大典成削其籍久之卒於家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諡文簡孟春師李東陽學問該博立朝以直節顯士論重之慎自有傳元正字舜卿蓋屋人正德六年與慎同舉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武宗幸宣大元正述五子之歌以諷竟以爭大禮謫戍茂州卒隆慶初贈修撰

豐熙字原學鄞人布政使慶孫也幼有異稟嘗大書壁間曰立志當以聖人爲的遜第一等事於人非夫也年十六喪母水漿不入口數日居倚廬三年弘治十二年舉殿試第二孝宗奇其策賜第一人袍帶寵之授翰林編修進侍講遷右論

德以不附劉瑾出掌南京翰林院事父喪闋起故官世宗卽位進翰林學士典獻王大禮議起熙偕禮官數力爭及名張璉桂萼爲學士方獻夫爲侍讀學士熙昌言於朝曰此冷褒段猶流也吾輩可與竝列耶抗疏請歸不允既而尊稱禮定卜日上恭穆獻皇帝謚冊熙等疏諫曰大禮之議領天下三年矣乃以一二人妄言欲去本生之稱專隆鞠育之報臣等聞命驚惶罔知攸措竊惟陛下爲宗廟神人之主必宗廟之禮加隆斯繼統之義不失若乖先王之禮貽後世之譏豈不重累聖德哉不得命相率伏哭左順門遂下詔獄掠治復杖之闕廷遣戍熙得福建鎮海衛屢更大赦惟熙等不原熙處之恬然日以讀書爲事閱十有三年竟卒於戍所隆慶初贈

官賜恤子坊字存禮舉鄉試第一成進士除禮部主事從熙爭大禮下獄廷杖後爲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大計謫通州同知免歸坊博學工文兼通書法而性頗狂誕熙旣卒家居貧之思效張璠夏言片言取通顯乃詣闕上書謂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請加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世宗大悅立下部議行時嘉靖十七年六月也明年復進卿雲雅詩一章詔付史館待命久之竟無所進擢歸家益悒悒思以著述自見所著諸經世學持論多不經行事詭怪人皆畏而惡之晚益窘瘁以卒

徐文華字用光嘉定州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大理評事擢監察御史巡按貴州乖西苗阿雜等倡亂偕巡撫魏英討之破寨六百三十璽書獎勞副使胡世寧坐論寧王宸濠繫詔獄文華抗疏救曰世寧上爲聖朝下爲宗室竭誠發憤言甫脫口而禍患隨之亦可哀也比見寧王乞護衛則與護衛乞屯田則與屯田璽書褒嘉恩禮稠疊諸宗藩莫敢望威儀日以張隱患日以甚失今不戢容有紀極顧又置世寧重法杜天下之口奪忠鯁之氣弱朝廷之勢啟宗藩之心招意外之變皆自今日始矣不納帝遣中官劉允迎佛烏斯藏文華力諫不報馬昂納妊身女弟於帝又疏諫曰中人家不取再醮之婦陛下萬乘至尊乃有此舉返之於心則不安宣之於口則不順傳之天下後世則可醜誰爲陛下進此者罪可族也萬一防閑濶略不幸有李園呂不韋之徒乘間投隙豈細故

哉今昂兄弟子姪出入禁闈陛下降緇等威與之亂服雜坐或同臥起壞祖宗法莫此爲甚馬姬專寵於內昂等弄權於外禍機竊發有不可勝言者乞早誅以絕禍源亦不報文華既數進直言帝及近倖淡銜之會文華條上廟制五事議甚正左右擠之帝乃發怒嚴旨詰讓下廷臣議廷臣言太廟禮儀悉本高皇帝制作非臣等所敢妄議文華遂以妄言下詔獄斥爲民時正德十一年十月也世宗卽位起故官歷河南按察副使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入爲大理右少卿尋轉左時方議興獻帝大禮文華數偕諸大臣力爭明年七月復倡廷臣伏闕哭諫坐停俸四月已丑書張璁桂萼方獻夫會廷臣大議文華與汪偉鄭岳猶力爭武定侯郭勛遽曰祖訓如

是古禮如是璁等言當書曰大臣事君當將順其美議乃定及改題廟主文華諫曰孝宗有祖道焉不可以伯考稱武宗有父道焉不可以兄稱不若直稱曰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猶兩全無害也疏入命再奪俸六年秋李福達獄起主獄者璁萼獻夫以議禮故憾文華等乃盡反獄詞下文華與諸法官獄獄具責文華阿附御史殺人遣戍遼陽遇赦卒於道隆慶初贈左僉都御史文華居諫職勁直敢言其被譴復不以罪士論深惜之

薛蕙字君采亳州人年十二能詩舉正德九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諫武宗南巡受杖奪俸旋引疾歸起故官改吏部歷考功郎中嘉靖三年廷臣數爭大禮與張璁桂萼等相持不下

蕙換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及辨聰夢所論七事合數萬言上於朝其辨曰陛下繼祖體而承嫡統合於爲人後之義坦然無疑乃有三二臣者詭經畔禮上惑聖聰夫經傳纖悉之指彼未能睹其十一遠欲恃小慧而騁夸詞可謂不知而作者也其曰陛下爲獻帝不可奪之適嗣按漢石渠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云大宗不可絕禮言適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子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晉范汪曰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夫人子雖有適庶其親親之心一也而禮適子不得爲後庶子得爲後者此非親其父母有厚薄也直繫於傳重收族不同耳

今之言者不知推本祖禰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忍薄其親而忍遺其祖也其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乃漢儒邪說按此踵歐陽修之謬也夫爲人後者爲之子其言出於公羊固漢儒所傳者然於儀禮實相表裏古今以爲折衷未有異論者也藉若修之說其悖禮甚矣禮爲人後者斬衰三年此子於父母之喪也以父母之喪服之非爲之子而何其言之悖禮一也傳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由爲之子故爾傳明言若子今顧曰不爲之子其言之悖禮二也且爲人後者不爲之子然則稱謂之間將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其言之悖禮三也又立後而不爲之子則古立後者皆未嘗實子之而姑僞立是人也是聖

人僞教人以立後而實則無後焉耳其言之悖禮四也夫無後者重絕祖考之祀故立後以奉之今所後既不得而子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豈可以入其廟而奉其祀乎其言之悖禮五也由此觀之名漢臣以邪說無乃其自名耶抑二三臣者亦自度其說之必窮也於是又爲遁辭以倡之曰夫統與嗣不同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此一言者將欲以廢先王爲人後之義與則尤悖禮之甚者也然其牽合附會眩於名實苟不辨而絕之殆將爲後世禍矣夫禮爲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重其統不可絕乃爲之立後至於小宗不爲之後者統可以絕則嗣可以不繼也是則以繼統故繼嗣繼嗣所以繼統也故禮爲人後言繼嗣也後大宗言繼統也統

與嗣非有二也其何不同之有自古帝王入繼者必明爲人後之義而後可以繼統蓋不爲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得統而繼之故爲後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後繼統又將以絕同宗覬覦之心焉聖人之制禮也不亦善乎抑成子而後繼統非獨爲人後者爾也禮無生而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命於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春秋重授受之義以爲爲子受之父爲臣受之君故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義也匪直尊君父也亦所以自尊焉耳蓋尊其君父亦將使人之尊已也如此則義禮明而禍亂亡今說者謂倫序當立斯立已是惡知禮與春秋之意哉若夫前代之君間有弟終而兄繼姪終而伯叔父繼者此遭變不正者也然多先

君之嗣先君於已則考也已於先君則子也故不可考後君而亦無兩統二父之嫌若晉之哀帝唐之宣宗是也其或諸王入嗣則未有仍考諸王而不考天子者也陛下天倫不先於武宗正統不自於獻帝是非予奪至爲易辨而二三臣者猥欲比於遭變不正之舉故曰悖禮之尤者也他所辨七事亦率倣此意書奏天子大怒下鎮撫司考訊已貫出之奪俸三月會給事中陳洸外轉疑事由文選郎夏良勝及蕙乃上書自辨希帝風旨盡排諸異議者時亳州知州顏本方坐罪誣蕙與本同年相關通疑有奸利章下所司蕙亦奏辨帝不聽令解任聽勘蕙遂南歸旣而事白吏部數移文促蕙起蕙見璉萼等用事堅臥不赴十八年詔選宮僚擬蕙春坊司直

兼翰林檢討帝猶以前憾故報罷而蕙亦卒矣蕙貌臞氣清持已峻潔於書無所不讀學者重其學行稱爲西原先生當是時風氣淳厚士大夫皆重名節璉萼建異說舉朝非之其不獲與廷議而以璉萼得罪者又有胡侍王祿侯廷訓云侍寧夏人舉進士歷官鴻臚少卿張璉桂萼旣擢學士侍劾二人越禮背經因據所奏反覆辨論凡千餘言帝怒命逮治言官論救謫潞州同知潘府宗室勛注以事憾之奏侍試諸生題譏刺且謗大禮逮至京訊斥爲民祿新城人舉於鄉爲福建平和知縣嘉靖九年疏請建獻帝廟於安陸封崇仁王以主其祀不當考獻帝伯孝宗涉二本之嫌宗藩子有幼而岐嶷者當養之宮中備儲貳選疏奏卽棄官歸命按臣逮治亦

斥為民廷訓樂清人與張璉同郡同舉進士而持論不合初
釋褐即上疏請考孝宗且言不當私落邸舊臣語最切直除
南京禮部主事嘉靖三年冬大禮定廷訓心非之私刊所著
議禮書潛寄京師下詔獄拷訊子一元年十三伏闕訟寃得
釋後起官至漳南僉事以貪虐被劾為民一元舉進士官至
江西布政使

明史藁

列傳第七十六終

明史藁

列傳第七十七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張璉胡 鐸 桂萼 方獻夫

夏言

張璉字秉用永嘉人舉於鄉七會試不第將謁選御史蕭鳴
鳳善星術語之曰從此三載成進士又三載驟貴與天子若
一人勢傾海內璉乃歸正德十六年登第年四十七矣世宗
初踐阼議追崇所生父興獻王廷臣持之議三上三却璉測
知帝意以是年七月朔上疏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
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陛下嗣登大寶即議追尊聖考以正

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誠大孝也廷議執漢定陶宋濮王
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夫天下豈有無父母
之國哉記曰禮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漢哀帝宋英宗固
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預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
之義甚明故師丹司馬光之論行於彼一時則可今武宗無
嗣大臣遵祖訓以陛下倫序當立而迎立之遺詔直曰與獻
王長子未嘗著爲人後之義則陛下之興實所以承祖宗之
統與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較然不同議者謂孝廟德澤在
人不可無後假令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
且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
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聖考止生陛下一人利天

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其父母之義故在陛下謂入繼祖
後而得不廢其尊親則可謂爲人後以自絕其親則不可夫
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承惠帝後則以弟繼宣
帝承昭帝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
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
統乎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使得隆尊親
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爲父聖母不
失其爲母矣帝方扼廷議得璵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
全矣亟下廷臣議廷臣大怪駭交起擊之禮官毛澄等執如
初會獻王妃至通州聞尊稱禮未定止不肯入帝聞而泣欲
避位歸藩璵知之益自喜乃著大禮或問上之且曰非天子

不議禮願奮獨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以皇叔父皇叔母不正之名決不可稱然後大倫正而大禮定其意蓋不欲禮官議也朝士益惡之其冬興王加稱興獻帝璵亦除南京刑部主事以去追崇議且寢至嘉靖三年正月帝得桂萼疏心動復下廷議汪俊代毛澄爲禮部執如澄璵復上疏曰陛下遵兄終弟及之訓倫序當立禮官不思陛下實入繼大統之君而強比與爲人後之例絕獻帝天性之恩蔑武宗相傳之統致陛下父子伯姪兄弟名實俱紊寧負天子不敢忤權臣此何心也伏睹聖諭云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罔極之恩何由得報執政窺測上心有見於推尊之重故今日爭一帝字明日爭一皇字而陛下之心亦日以

不帝不皇爲歉旣而加稱爲帝謂陛下心旣慰矣故留一皇字以覘陛下將來未盡之心遂敢稱孝宗爲皇考稱興獻帝爲本生父父子之名旣更推崇之義安在乃遽詔告天下陛下不覺陷以不孝禮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陛下尊爲萬乘父子之親人可得而奪之又可容人之奪之乎故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惟在考與不考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是塞今日之議陛下亦姑以是滿今日之心臣恐天下知禮者必將非笑無已也與桂萼第二疏同上帝益大喜立召兩人赴京命未達兩人及黃宗明黃綰復合疏力爭及獻帝改稱本生皇考閣臣以尊稱旣定請停召命帝不得已從之二人已在道復馳疏曰禮官懼臣等面質故

先爲此術求遂其私若不亟去本生之稱天下後世終以陛下爲孝宗之子墮禮官欺蔽中矣帝益心動復召二人比抵都衆洶洶欲撲殺之萼懼不敢出璉閱數日始朝給事御史張翀鄭本公等連章力攻帝益不悅特授二人翰林學士二人力辭且請面折廷臣之非給事御史李學曾吉棠等言璉萼曲學阿世聖世所必誅以傳奉爲學士累聖德不少御史段續陳相又特疏論并及席書帝責學會等對狀下續相詔獄刑部尚書趙鑑亦請置璉萼於理語人曰得俞旨便捶殺之帝責以朋奸亦令對狀璉萼乃復列欺罔十三事力折廷臣及廷臣伏闕哭爭盡繫詔獄予杖由是衣冠喪氣璉等勢大張其年八月卒用其議以定帝由是倚二人爲心腹讐廷

臣譴謫無虛日璉等恃寵遇事輒橫議氣凌公卿天下大柄悉歸此數人矣四年冬大禮集議成進詹事兼翰林學士後議世廟神道廟樂武舞及太后謁廟帝率倚璉言而決璉緣飾經文委曲當帝意帝益器之璉急圖柄用爲大學士費宏所抑遂與萼連章攻宏語至醜穢帝亦知其情留宏不卽放五年七月璉以省墓請既辭朝帝復用爲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給事中杜桐楊言趙廷瑞交章力詆并劾吏部尚書廖紀引用邪人帝怒切責之兩京給事御史解一貫張祿方紀達戴繼先等復交章論不已帝眷璉彌厚尋進左侍郎復與萼連攻費宏明年二月興王邦奇獄構陷楊廷和等宏及石珣同日罷吏部郎中彭澤以浮躁斥璉言昔議禮時澤勸臣

進大禮或問致招衆忌今諸臣去之將以次去臣等澤乃得
留居三日復言臣與舉朝抗四五年舉朝攻臣至百十疏今
修大禮全書元惡寒心羣奸側目故要略方進讒謗繁興使
全書告成將誣陷益甚因引疾求退以要帝帝優詔慰留吏
部闕尚書推前尚書喬宇楊旦禮部尚書亦缺推侍郎劉龍
溫仁和仁和以俸深爭璉言宇旦乃楊廷和黨而仁和亦不
宜自薦帝命大臣休致者非奉詔不得推舉宇等遂廢璉積
怒廷臣日謀報復會山西巡按馬錄治反賊李福達獄詞連
武定侯郭勛言者交章劾勛璉乃讒於帝謂廷臣以議禮故
陷勛帝果發怒命璉署都察院桂萼署刑部方獻夫署大理
覆讞大臣顏頤壽聶賢以下咸被撈掠錄等俱坐罪遠竄帝

益以爲能獎勞之便殿賚二品服三代封誥璉等勢益熾朝
士屏氣無敢出聲京察及言官互糾已黜御史十三人璉掌
憲復請考察斥十二人又奏行憲綱七條鉗束巡按御史其
年冬遂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去釋褐六
年耳楊一清爲首輔翟鑾亦在閣帝待之不如璉嘗諭璉朕
有密諭毋泄朕與卿帖悉親書璉因引仁宗賜楊士奇等銀
章事帝賜璉二章文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因并及一清
等璉初拜學士諸翰林耻之不與竝列璉深恨及侍讀汪佃
講洪範不稱旨帝令補外璉乃請自講讀以下量才外補改
官及罷黜者二十二人又迎帝意罷庶吉士選由是翰苑爲
空七年正月帝視朝見璉萼班兵部尚書李承勛下意嫌之

一清因請加散官乃手勅加二人太子太保璉辭以未建青
宮官不當設乃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明倫大典成復進少
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一清再相頗由璉
勢力傾心下二人而璉終以壓於一清不獲盡如意遂相齟
齬指揮聶能遷劾璉欲置之死一清擬旨稍輕璉益恨乃
言近有奸人鄙夫據內閣貪污無耻習以為常請令洗心滌
慮毋懷奸以欺君設險以害正意為一清發也一清再疏引
退且刺璉隱情帝手勅慰留因極言璉自伐其能恃寵不讓
良可歎息璉見帝忽暴其短頗愧沮八年秋給事中孫應奎
劾一清萼并及璉其同官王準復劾璉私叅將陳璠宜斥璉
乞休者再詞多陰詆一清帝乃褒諭璉而給事中陸粲復劾

其擅作威福報復恩怨帝大感悟立罷璉頃之其黨霍韜力
攻一清微為璉白璉行抵天津帝命行人齋手勅召還一清
遂罷去璉為首輔帝自排廷議定大禮遂以制作禮樂自任
而夏言始用事乃議皇后親蠶議勾龍棄配社稷議分祭天
地議罷太宗配祀議朝日夕月別建東西二郊議祀高禩議
文廟設主更從祀諸儒議祧德祖正太祖南向議祈穀議大
禘議帝社帝稷不皆自璉發帝必下璉議璉引禮多所折衷
顧帝取獨斷璉言亦不盡入其諫罷太宗配天三四往復卒
弗能止也十年二月璉以名嫌御諱請更乃賜名孚敬字茂
恭御書四大字賜焉夏言恃帝眷數以事訐孚敬孚敬銜之
未有以發納彭澤言構陷行人司正薛侃因侃以害言廷鞫

事露旨斥其忤固御史譚纘端廷赦唐愈賢交章劾之帝諭
法司令致仕孚敬乃大慚去未幾遣行人齋勅召之明年三
月還朝言已擢禮部尚書益用事李時翟鑾在閣方獻夫繼
入孚敬亦不能專恣如曩時矣八月彗星見東井帝心疑大
臣擅政孚敬因求罷都給事中魏良弼詆孚敬奸孚敬言良
弼濫舉京營官臣擬旨奪其俸挾私報復給事中秦鰲劾孚
敬強辨飾奸言官論列輒文致其罪擬旨不密引以自歸明
示中外若天子權在其掌握不去孚敬天心終不回帝是鰲
言令孚敬自陳狀許之致仕李時請給廩隸勅書不許再請
乃得馳傳歸十二年正月帝復思之遣鴻臚少卿陳璋齋勅
召四月還朝六月彗復見畢昴間乞避位不許明年進少師

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初潞州陳卿亂孚敬主用兵賊
竟滅大同再亂亦主用兵薦劉源清爲總督師久無功其後
亂定代王請大臣安輯夏言遂力詆用兵之謬請如王言語
多侵孚敬孚敬怒持王疏不行帝諭令與言交好而遣黃綰
之大同相機行事孚敬以議不用稱疾乞休疏三上已而子
死請益方帝報曰卿無疾疑朕耳孚敬復上奏不引咎且歷
詆同議禮之孽獻夫韜綰等帝詰責之乃復起視事帝於文
華殿後建九五齋恭默室爲齋居所命輔臣賦詩孚敬及時
各爲四詩以上已數召見便殿從容議政十四年春得疾帝
遣中官賜尊牢而與時言頗及其執拗且不惜人才以叢怨
狀又遣中官賜藥餌手勅言古有剪鬚療大臣疾者朕今以

已所服者賜卿孚敬念前此三黜皆爲帝所薄無復待大臣禮遂屢疏乞骸骨命行人御醫護歸有司給廩隸如制明年帝復遣錦衣官齎手勅視疾趣其還行至金華疾大作乃歸十八年二月卒帝在承天聞之傷悼不已孚敬剛明果敢不避嫌怨既遇主亦時進讜言諛者請祀獻帝太廟孚敬偕萼與書力爭之而止帝欲坐張延齡反族其家孚敬諍曰延齡守財虜耳何能反數詰問對如初及秋盡當論孚敬上疏謂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恚責孚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囚令主矣當悔不從廷和事敬皇帝耶帝故爲重語惕止孚敬而孚敬意不已以故終太后及孚敬世延齡得長繫他

若清勛戚莊田罷天下鎮守內臣先後殆盡皆其力也持身特廉痛惡賊吏一時苞苴路絕而性狠愎報復相尋不護善類欲力破人臣私黨而已先爲黨魁大禮大獄叢詬沒世顧帝始終眷禮廷臣卒莫與二嘗稱少師羅山而不名其卒也禮官請諡帝取危身奉上之義特諡文忠贈太師時有胡鐸者字時振餘姚人弘治末進士正德中官福建提學副使嘉靖初遷湖廣叅政累官南京太僕卿鐸與張璁同舉於鄉大禮議起鐸意亦主考獻王與璁合璁要之同署鐸曰主上天性固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獻王不已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廟則當有祧以藩封虛號之帝而奪君臨治世之宗義固不可也入廟則有位將位於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

爲之臣死不得躋於君然魯嘗躋僖公矣恐異日不乏夏父之徒也璉議遂上旋被召鐸方服闋赴京璉又要同疏鐸復書謝之且與辨繼統之義大禮既定鐸又貽書勸召還議禮諸人養和平之福璉不能從鐸與王守仁同鄉不宗其學與璉同以考獻王爲是不與同進然其辨繼統謂國統絕而立君寓立賢之意蓋大謬云

桂萼字子實安仁人正德六年進士除丹徒知縣性剛使氣屢忤上官爲巡撫及知府所笞辱調青田不赴用薦起知武康復忤上官下吏嘉靖初由成安知縣遷南京刑部主事世宗欲尊崇所生廷臣力持已稱興獻王爲帝妃爲興國太后頒詔天下二歲矣萼與張璉同官揣知帝指乃以二年十一

月上疏曰臣聞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失考典章遏絕陛下純孝之心納陛下於與爲人後之非而滅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興國太后歷於慈壽太后禮莫之盡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乃自張璉霍韜獻議論者指爲干進逆箝人口致達禮者不敢駁議切念陛下侍興國太后慨興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幾願速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庶協事天事地之道至朝臣所執不過宋濮議耳按宋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爲之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

陛下奉祖訓入繼大統未嘗受孝宗詔爲之子也則陛下非爲人後而爲人繼之主也明甚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又何疑臣聞非天子不議禮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席書方獻夫二疏伏望奮然裁斷將臣與二臣疏竝付禮官令臣等面質帝大喜明年正月手批議行廷臣咸惡萼共指目爲奸邪萼知帝意決益發舒其月復上疏曰自古帝王相傳統爲重嗣爲輕故高皇帝法前王著兄終弟及之訓陛下承祖宗大統正遵高皇帝制執政乃無故任已私背祖訓其爲不道尙可言哉臣聞道路人言執政窺伺陛下至情不已則加一皇字而已夫陛下之孝其親不在於皇不皇惟在於考不考使考獻帝之心可奪雖加千百字徽稱

何益於孝陛下遂終其身爲無父人矣逆倫悖義如此猶可使與斯議哉與璉疏竝上帝益大喜召赴京初議禮諸臣無力詆執政者至萼遂斥爲不道且欲不使議其言恣肆無忌朝士尤疾之名命下衆益駭愕羣起排擊帝心惡之不爲動萼復偕璉論列不已遂召爲翰林學士卒用其言萼自是受知特深四年春給事中柯維熊言陛下親君子而君子不容如林俊孫交彭澤之去是也遠小人而小人尙在如張璉桂萼之用是也且今伏闕諸臣多死徙而御史王懋郭楠又謫遣竊以爲罰過重矣萼璉遂求去優詔慰留尋進詹事兼翰林學士議世廟神道及太后謁廟禮復排廷議希合帝指帝益以爲賢兩人氣益盛求經筵講官與修獻皇實錄典兩京

鄉試教習庶吉士竝爲閣臣所抑兩人乃連章攻費宏并石瑤齟之去給事中陳洸犯重辟萼與尙書趙鑑攘臂爭爲南京給事中所劾不問嘗陳時政請預蠲六年田租更登極初宿弊寬登聞鼓禁約復塞上開中制懲奸徒阻絕養濟院聽窮民耕城垣隙地停外吏赴部考滿申聖敬廣聖孝凡數事多議行六年進禮部右侍郎兼官如故時方京察南京言官拾遺及萼萼上言故輔楊廷和廣植私黨蔽聖聰者六年今次第斥逐然遺奸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命科道拾遺後互相糾劾言路遂清請舉行如制章下吏部侍郎孟春等言憲宗無此詔萼被論報復無以厭衆心萼言詔出憲宗文籍春欲媚言官宜并按問章下部再議春等言成化中科道有超擢

巡撫不稱者憲宗命互劾去者七人非考察拾遺比帝終然萼言趣令速舉給事御史爭之竝奪俸春等乃以御史儲良才等四人名上帝獨黜良才而特旨斥給事中鄭自璧孟奇且令部院再覈復黜給事中余經等四人南京給事中顧溱等數人事乃竣其年九月改吏部左侍郎是月拜禮部尙書兼翰林學士故事尙書無兼學士者自萼始甫踰月遷吏部尙書賜銀章二曰忠誠靜慎曰繩愆匡違令密封言事與輔臣埒七年正月手勅加太子太保明倫大典成加少保兼太子太傅萼旣得志日以報怨爲事陳九疇李福達陳洸之獄先後株連彭澤馬錄葉應驄等以百數故嘗咎萼之巡撫及知府或爲所逐或被陷至謫戍廷臣莫不畏其兇威又嘗請

考覈學臣甄別巡撫改調者甚衆獨疏薦建言獲罪鄧繼曾
季本等因事貶謫黃國用劉秉鑑等諸人得量移世亦稍以
此賢萼然王守仁之起也萼實薦之已銜其不附已力齟齬
及守仁卒極言醜詆奪其世封諸恤典皆不予其年二月命
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初萼璉赴召廷臣欲倣
先朝馬順故事於左順門捶殺之走武定侯郭勛家以免勛
遂與深相結亦蒙帝眷典禁兵久之勛奸狀大露璉霍韜力
鹿萼知帝已惡之獨疏其兇暴貪狡數事勛遂獲罪楊一清
爲首輔持重萼璉好紛更且惡其壓已遂不相能給事中孫
應奎請鑒別三臣賢否詆萼最力帝已疑萼令滌宿愆全君
臣終始之義萼乃大懼疏辨且稱疾乞休帝報曰卿行事須

勉徇公議庶不負前日忠萼益懼給事中王準因劾萼舉私
人李夢鶴爲御醫詔下吏部言夢鶴由考選無私帝終以爲
疑命太醫院更考言官知帝意已移給事中陸粲極論其罪
并言夢鶴與萼家人吳從周序班桂林居間行賄事奏入帝
大悟立奪萼官以尙書致仕璉亦罷政帝復列二人罪狀詔
廷臣略言其自用自恣負君負國所爲事端昭然衆見而萼
尤甚法當寘刑典特寬貸之遂下夢鶴等法司皆首服無何
霍韜兩疏訟萼言一清與法司構成萼贓罪一清遂去位刑
部尙書周倫調南京郎中員外皆奪職命法司會錦衣鎮撫
官再讞乃言夢鶴等假託行私與萼無與詔削夢鶴林籍從
周論罪萼復散官是時璉已召還史館儒士蔡圻知帝必復

萼疏頌萼功請召之帝乃賜勅令撫按官趣上道萼未至國
子生錢潮等復請趣萼帝怒曰大臣進退么麼敢與聞耶并
圻下吏明年四月還朝盡復所奪官仍參機務萼初銳意功
名勇任事不恤物議驟被摧抑氣爲之懾不敢復放恣居位
數月屢引疾帝輒優旨慰留十年正月得請歸卒於家贈太
傅諡文襄萼以經濟自命所論奏帝王心學論皇極論易復
卦禮月令及進禹貢圖輿地圖說皆有裨君德時政性猜狠
好排異已以故不爲物論所容始與璵相得歡甚比同居政
府遂至相失

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生而孤弱冠舉弘治末進士改庶吉
士乞歸養母遂丁母憂正德中授禮部主事調吏部進員外

郎與主事王守仁論學悅之遂請爲弟子尋謝病歸讀書西
樵山中者十年嘉靖改元夏還朝道聞大禮議未定草疏曰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君子論事當究名實竊見近日禮官所
議有未合乎人情未當乎名實者一則守禮經之言一則循
宋儒之說也臣獨以爲不然按禮經喪服傳曰何如而可以
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
之統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
宗爲是禮者蓋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爲人後未有絕人之後
以爲人後者也今興獻帝止生陛下一人別無支庶乃使絕
其後而後孝宗豈人情哉且爲人後者父嘗立之爲子子嘗
事之爲父故卒而服其服今孝宗嘗有武宗矣未嘗以陛下

爲子陛下於孝宗未嘗服三年之服是實未嘗後孝宗也而強稱之爲考豈名實哉爲是議者未見其合於禮經之言也又按程頤濮議謂英宗旣以仁宗爲父不當以濮王爲親此非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是實爲父子孝宗未嘗育陛下於宮中其不同者一孝宗有武宗爲子矣仁宗未嘗有子也其不同者二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絕興獻帝無別子也其不同者三豈得以濮王之事比今日之事哉爲是議者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也若謂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陛下爲子此尤不達於大道者也推孝宗之心所以必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豈必拘拘父子之稱而後爲有後哉孝宗有武宗

武宗有陛下是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是實爲有後也且武宗君天下十有六年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乎此尤不通之說也夫興獻帝當父也而不得父孝宗不當父也而強稱爲父武宗當繼也而不得繼是一舉而三失焉臣未見其可也且天下未嘗有無父之國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今使陛下舍其父而有天下陛下何以爲心哉臣知陛下純孝之心寧不有天下決不忍不父其父也說者又謂興獻帝不當稱帝此尤不達於大道者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子思以爲達孝豈有子爲天子父不得稱帝者乎今日之事臣嘗爲之說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羣廟在稱帝

而不稱宗夫帝王之體與士庶不同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興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爲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伏乞宣示朝臣復稱孝宗曰皇伯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於人情當乎名實非唯得先王制禮之意抑亦遂陛下純孝之心矣疏具見廷臣方觝排異議懼不敢上爲桂萼所見與席書疏竝表上之帝大喜立下廷議廷臣遂目獻夫爲奸邪至不與往還獻夫乃杜門乞假旣不得請則進大禮上下二論其說益詳時已召張璉桂萼於南京至卽用爲翰林學士而用獻夫爲侍講學士攻者四起獻夫亦力辭帝卒用諸人議定大禮由是盛荷帝眷與璉萼埒四年冬進少詹事獻夫

終不自安謝病歸六年召修明倫大典獻夫與霍韜同甲以議禮相親善又同赴召乃合疏言自古力主爲後之議者宋莫甚於司馬光漢莫甚於王莽主濮議者光爲首呂誨范純仁呂大防附之而光之說惑人最甚主哀帝議者莽爲首師丹甄邯劉歆附之而莽之說流毒最深宋儒祖述王莽之說以惑萬世誤後學臣等謹按漢書魏志宋史畧采王莽師丹甄邯之奏與其事始末及魏明帝之詔濮園之議論正以附其後乞付纂修官參互考訂俾天下臣子知爲後之議實起於莽宋儒之論實出於莽下洗羣疑上彰聖孝詔下其書於史館獻夫以議禮驟貴恃寵放恣無復顧忌詆司馬光爲王莽讖者痛惡之還朝未幾命署大理寺事與璉萼覆讞李福

達獄萼等議馬錄重辟獻夫力爭得減死其年九月拜戶部右侍郎仍兼學士直經筵日講尋代萼爲吏部左侍郎復代爲禮部尙書大典成加太子太保獻夫視聰萼性寬平遇事亦間有執持不盡與附會萼反陳沈獄請盡逮問官葉應聰等以獻夫言多免逮思恩田州比歲亂獻夫請專任王守仁而罷鎮守中官鄭潤總兵官朱騏帝乃召潤騏還思田旣平守仁議築城建邑萼痛詆之獻夫歷陳其功狀築城得毋止聰萼與楊一清構獻夫因災異進和衷之說且請收召謫戍削籍余寬馬明衡輩而倍取進士之數帝優詔荅之寬等卒不用獻夫以尼僧道姑傷風化請勒令改嫁帝從之又因霍韜言盡汰僧道無牒毀寺觀私創者帝欲殺陳后喪獻夫引

禮固爭尋復代萼爲吏部尙書萼聰罷政詔吏部核兩人私黨獻夫言陸粲等所劾百十人誣者不少昔攻聰萼者以爲黨而去之今附聰萼者又以爲黨而去之縉紳之禍何時已乃奏留黃綰等二十三人而黜何良才等十三人良才者初爲御史以考察黜上疏詆楊廷和指吏部侍郎孟春等爲奸黨萼因請復其職至是斥去時論快之安昌伯錢維圻卒庶兄維垣請嗣爵獻夫言外戚之封不當世及歷引漢唐宋事爲證帝善其言下廷議外戚遂永絕世封聰萼旣召還羽林指揮劉永昌劾都督桂勇語侵萼及兵部尙書李承勛又劾御史廖自顯自顯坐逮已又訐兵部郎中盧襄等獻夫請按治永昌母令奸人以蜚語中善類帝不從獻夫遂求退帝亦

不允給事中孫應奎劾獻夫私其親故大理少卿洗光太常卿彭澤帝不聽都給事中夏言亦劾獻夫壞選法徒張璉所惡浙江參政黃卿於陝西而用璉所愛党以平代邪回之彭澤踰等躡遷太常及他所私昵皆有迹疑獻夫交通賄賂疏入帝令卿等還故官獻夫及璉疏辨因引退帝重違二人意復令卿等如前擬頃之給事中薛甲言劉永昌以武夫劾冢宰張瀾以軍餘効勛臣下凌上替不知所止願存廉遠堂高之義俾小人不得肆攻許章下吏部獻夫等請從甲言勅都察院嚴禁吏民毋得譸張亂政并飭兩京給事御史及天下撫按官論事先大體毋責小疵當是時帝方欲廣耳目周知百僚情偽得獻夫議不懌報罷於是給事中饒秀効甲阿附

自劉永昌後言官未聞議大臣獨夏言孫應奎趙漢議及璉獻夫耳漢已蒙詰譴言應奎所奏皆用人行政之失甲乃指爲毛舉細故而誦大臣不已貪縱如郭勛亦不欲人言必使大臣橫行羣臣緘口萬一有逆人厠其間奈何奏入帝心善其言下吏部再議甲具疏自明帝惡其不俟部奏命削二官出之外部謂甲已處分不復更議帝責令置對停獻夫俸一月郎官倍之獻夫不自得兩疏引疾帝卽報允然猶虛位以俟十年秋有詔召還獻夫疏辭舉梁材汪鉉王廷相自代帝手詔褒荅遣行人蔡駿趣之駿及門獻夫潛入西樵以疾辭旣而使命再至云將別用乃就道明年五月至京命以故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輔政初賜獻夫銀章曰忠誠直諒令

有事密封奏聞獻夫歸上之朝至是復賜如故吏部尙書王瓊卒命獻夫掌之獻夫家居引體自尊監司謁見輒稱疾不報家人姻黨橫於郡中鄉人屢訐告僉事龔大稔聽之獻夫還朝囑大稔會大稔坐事落職疑獻夫爲之遂上疏列其不法數事詞連霍韜獻夫疏辨帝方眷獻夫大稔遂被逮削籍十月彗見東井御史馮恩詆獻夫兇奸爲大稔所訐妄肆巧辨以輔臣兼冢宰播弄威福將不利於國家故獻夫掌吏部而彗見帝怒下之獄獻夫亦引疾乞休優詔不允獻夫飾恬退名連被劾中惡雖執大政氣厭厭不振獨帝欲殺張延齡常力爭而其時桂萼已前卒張璁最寵罷相者屢矣霍韜黃宗明言事一不當輒下之吏獻夫見帝恩威不測居職三歲

三疏引疾帝優詔許之令乘傳予道里費家居十年卒先已加柱國少保乃贈太保謚文襄獻夫緣議禮驟貴與璁萼共事持論頗平恕故人不甚惡之

夏言字公謹貴溪人父鼎臨清知州言舉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性警敏善屬文及居言路謇諤自負世宗嗣位疏言太祖有訓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卽與施行正德時壅蔽已極今陛下維新庶政請日視朝後御文華殿閱章疏召閣臣面決或事關大利害則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發中旨聖意所予奪亦必下內閣議而後行絕壅蔽矯詐之弊帝嘉納之奉詔偕御史鄭本公主事汪文盛覈親軍及京衛冗員汰三千二百人復條九事以上輦下爲肅清

嘉靖初偕御史樊繼祖等出按莊田悉奪還民產劾中官趙
霖建昌侯張延齡疏凡七上請改後宮負郭莊田爲親蠶廠
公桑園一切禁戚里求請及河南山東奸人獻民田王府者
貧民盡復業日本貢使宋素卿殺人於寧波勘者多遁詞言
劾之乃遣給事中劉穆往按永平知府郭九臯被誣逮言抗
章救莊奉夫人弟邢福海肅奉夫人弟顧福傳旨授錦衣世
千戶言力爭不可諸疏率謬謬爲人傳誦屢遷兵科都給事
中勘青羊山平賊功罪論奏悉當副使牛鸞獲賊中交通名
籍言請毀之以安衆心孝宗朝令吏兵二部每季具兩京大
臣及在外文武方面官履歷進御正德後漸廢以言請復之
七年調吏科言是時帝銳意禮文事以天地合祀非禮欲分

建二郊并日月而四大學士張孚敬不敢決帝卜之太祖亦
不吉議且寢會言上疏請帝親耕南郊后親蠶北郊爲天下
倡帝以南北郊之說與分建二郊合令孚敬論旨言乃請分
祀天地廷臣持不可孚敬亦難之詹事霍韜譏尤力帝大怒
下韜獄降璽書獎言賜四品服俸卒從其請又贊成二郊配
饗議語詳禮志言自是大蒙帝眷郊壇工興卽命言監之延
綏飢言薦僉都御史李如圭爲巡撫吏部推代如圭者帝不
用再推及言御史熊爵謂言出如圭爲已地至比之張綏帝
切責爵令言毋辨而言不平許爵且辭新命帝乃止孚敬頓
指百寮無敢與抗者言自以受帝知獨不爲下孚敬乃大害
言寵言亦怨孚敬驟用彭澤爲太常卿不右已兩人遂有隙

言抗疏劾孚敬及吏部尙書方獻夫孚敬獻夫皆疏辨求去
帝顧諸人厚爲兩解之言旣顯與孚敬獻夫韜爲難益以強
直厚自結帝欲輯郊禮爲成書擢言侍讀學士充纂修官直
經筵日講仍兼吏科都給事中言又贊帝更定文廟祀典及
大禘禮帝益喜十年三月遂擢少詹事兼翰林學士掌院事
直講如故言眉目疎朗美鬚髯音吐弘暢不操鄉音每進講
帝必目屬欲大用之孚敬忌彌甚遂與彭澤構薛侃獄下言
法司已帝覺孚敬曲罷之成澤邊言獲釋八月四郊工成進
言禮部左侍郎仍掌院事踰月代李時爲本部尙書去諫官
未浹歲拜六卿前此未有也時士大夫猶惡孚敬恃言執之
言旣以開敏結帝知又折節下士御史喻希禮石金請宥大

禮大獄得罪諸臣帝大怒令言劾言謂希禮金無他賜請帝
寬恕帝責言對狀逮二人詔獄遠竄之言引罪乃已以是大
得公卿間聲御史馮恩疏論諸大臣獨稱言救此宰相帝所
制作禮樂多言爲尙書時定之閣臣李時翟鑾取充位帝每
作詩輒賜言悉酬和勒石以進帝益喜奏對應制倚待立辦
亦善窺帝旨有所傳會數召見諮政事賜銀章一俾密封言
事文曰學博才優先後賜繡蟒飛魚麒麟服玉帶兼金上尊
珍饌時物無虛月孚敬獻夫復相繼入輔知帝眷言厚亦不
敢與較已而皆謝事議禮諸人獨霍韜在讐言不置十五年
以順天府尹劉淑相事韜言相攻訐韜卒不勝事詳韜傳中
言坐是稍稍驕郎中張元孝李遂與小忤卽奏謫之皇子生

帝賜言甚渥初加太子太保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十二月遂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扈蹕謁陵還至沙河言庖中火延郭勛李時帳帝付言疏六亦焚言當獨引罪與勛等合謝帝責之言惶恐乞罷乃已言自諫官受知未嘗一忤至是始被責焉時李時爲首輔政多自言出顧鼎臣入侍先達且年長頗欲有所可否言意不悅鼎臣遂不敢與爭其冬時卒言爲首輔十八年以祇薦皇天上帝冊表加少師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明世人臣無有加上柱國者言所自擬也武定侯郭勛得幸害言寵而禮部尙書嚴嵩亦心妬言言與嵩扈蹕承天帝謁顯陵畢嵩再請表賀言乞俟還京帝報罷意大不懌嵩知帝指固以請帝乃曰禮樂自天子出可也令表賀帝

自是不悅言帝幸大峪山言進居守勅稍遲帝責讓言懼請罪帝大怒曰言自卑官因乎敬議郊禮進乃怠慢不恭進密疏不用賜章其悉還累所降手勅言益懼疏謝請免追銀章手勅爲子孫百世榮詞甚哀帝怒不解疑言毀損令禮部追取削少師勛階以少保尙書大學士致仕言乃以手勅四百餘并銀章上之居數日怒解命止行復以少傅太子太傅入直言疏謝帝悅諭令勵初忠秉公持正免衆怨言心知所云衆怨者郭勛輩也再疏謝謂自處不敢後他人一志孤立爲衆所忌帝復不悅詰責之惶恐謝乃已未幾雷震奉天殿名言及鼎臣不時至帝復詰讓令禮部劾之言等請罪帝復讓言傲慢并責鼎臣已乃還所追銀章御書陝西奏捷復少師

太子太師進吏部尚書華蓋殿江淮賊平璽書獎勵賜金幣兼支大學士俸鼎臣已歿翟鑾再入恂恂若屬吏然不敢少齟齬而霍韜入掌詹事府數修怨以郭勛與言有隙結令助已三人日相構有訓導蕭時芳者言三人皆元佐心迹未協宜名賜杯酒釋其讐語多不經御史舒鵬翼亦言二三大臣相攻訐以報織介疑有小人煽其間帝怒下時芳詔獄謫鵬翼於外既而韜死言勛交惡自若九廟災言方以疾在告自陳乞罷不允昭聖太后崩詔問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譌字帝切責言言謝罪且乞還家治疾帝益怒令以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仕言始聞帝怒之上御邊十四策冀以解帝曰言既蘊忠謀何堅自愛負朕眷倚姑不問初言撰青詞及他文最當

帝意言罷獨翟鑾在非帝所急也及將出都詣西苑齋宮叩首謝帝聞而憐之特賜酒饌俾還私第治疾俟後命會郭勛以言官重劾亦引疾在告京山侯崔元新有寵直內苑忌勛帝從容問元言勛皆朕股肱相妬何也元不對帝問言歸何時曰俟聖誕後始敢請又問勛何疾曰勛無疾言歸卽出耳帝頷之言官知帝眷言惡勛因共劾勛辨語諄諄帝怒削勛同事王廷相籍給事中高時者言所厚也盡發勛貪縱不法十數事遂下勛獄復言少傅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疾愈入直言雖在告閣事多取裁治勛獄排根批柢悉其指授朝士方惡勛不以咎言也二十一年春一品九年滿遣中使賜銀幣寶鈔羊酒內饌盡復其官階璽書獎美賜

宴禮部尚書侍郎都御史陪侍當是時帝雖優禮言然恩眷不及初矣慈慶慈寧兩宮晏駕勛嘗請改其一居太子言不可合帝意至是帝猝問太子當何居言忘前語念興作費煩對如勛指帝不悅又疑言官劾勛出言意及建大享殿命中官高忠監視言不進勅葉入直西苑諸臣帝皆令乘馬又賜香葉束髮巾用皮帛爲履言謂非人臣法服不受又獨乘腰輿帝積數憾欲去言而嚴嵩因得聞之嵩與言同鄉稱先達言驟貴爲禮部長嵩爲之貳事言甚謹言入閣援嵩自代以門客畜之嵩心恨甚言旣失帝意嵩日以柔佞寵言懼斥呼嵩與謀嵩則已潛造陶仲文第謀齮言代其位言知甚愠諷言官屢劾嵩帝方憐嵩不聽也兩人遂大郤六月嵩燕見頓

首兩泣懇言見凌狀帝使悉陳言罪嵩因振暴其短帝大怒手敕禮部歷數言罪且曰郭勛已下獄猶千羅百織言官爲朝廷耳目專聽言主使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閣軍國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視等戲玩言官不一言徒欺謗君上致神鬼怒雨甚傷禾言大懼請罪居十餘日獻帝諱辰猶召入拜候直西苑言因謝恩乞骸骨語極哀疏留八日下手詔曰日食過分正坐下慢上之咎其落言職閒佳又自引三失布告天下御史喬佑給事中沈良才等皆具疏論言且請罪帝大怒貶黜十三人高時以劾勛故獨謫邊遠於是嚴嵩遂代言入閣而郭勛瘐死獄中竟還其子孫侯爵云言久貴用事家富厚高彞彫題廣池曲榭姬侍樂部皆選服御膳羞如王公

其始海內士大夫意其復用問遺踵接久之不召漸稀簡監司府縣吏亦稍慢易之悒悒不樂遇元旦聖壽必上表賀稱草土臣帝亦漸憐之稍復尚書大學士至二十四年帝微覺嵩貪恣復思言遣官齎勅召還盡復少師諸官階亦加嵩少師若與言竝者言至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荅畧不顧嵩嵩噤不敢吐一語所引用私人言斥逐之亦不敢救銜次骨嵩黷賄報復睚眦海內咸怨之謂言能歷嵩制其命深以為快而言以廢棄久務張權文選郎高簡之成唐龍許成名崔桐王用賓黃佐之罷王杲王暉孫繼魯之獄皆言主之貴州巡撫王學益山東巡撫何鰲為言官論劾輒擬旨逮訊龍故與嵩善暉事牽世蕃其他所譴逐不盡當朝士畏言仄目言自

如最後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及錦衣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炳長跪乃得解以故二人與嵩比朋搆言萬端言未之悟也帝數使小豎詰言所言負氣岸奴視之其詣嵩嵩必延坐親納金錢袖中以故日譽嵩而短言言進青詞取具而已往往失帝旨嵩聞益精治其事未幾河套議起言故慷慨以經濟自許念一書生片言當上意至鼎貴非建立奇功不足報稱曩議撫大同討安南平潞寇皆嘗顯露其策未盡展因陝西總督曾銑請復河套贊決之嵩與元炳媒孽其間竟以此敗江都人蘇綱者言繼妻父也雅與銑善銑方請復河套綱亟稱於言言倚銑可辦密疏薦之謂羣臣無如銑忠者帝令言擬旨優獎之者再銑喜益銳意出

師帝忽降旨詰責語甚厲嵩揣知帝意遂力言河套不可復語侵言言始大懼謝罪且言嵩未嘗異議今乃盡諉於臣帝責言強君脅衆嵩復騰疏攻言言亦力辨而帝怒已不可解二十七年正月盡奪言官階以尙書致仕猶無意殺之也會有蜚語聞禁中謂言去時怨謗嵩復代仇鸞草奏許言納銑金交關爲奸利事連蘇綱遂下銑綱詔獄嵩與元炳謀坐銑交結近侍律斬綱戍邊遣官校逮言言抵通州聞銑所坐大驚墮車曰噫吾死矣再疏訟冤言鸞方就逮上降諭不兩日鸞何以知上語又何知嵩疏而附麗若此蓋嵩與崔元輩詐爲之以傾臣嵩靜言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在內諸臣受其牢籠知有嵩不知有

陛下在外諸臣受其箝制亦知有嵩不知有陛下臣生死係嵩掌握惟歸命聖慈曲賜保全而已其語絕痛切帝不省獄成刑部尙書喻茂堅左都御史屠僑等當言死援議貴議能條以上帝不從切責茂堅等奪其俸猶及言前不戴香冠事其年十月竟棄言市妻蘇流廣西從子主事克承從孫尙寶丞朝慶削籍爲民言死時年六十有七言豪邁有俊才縱橫辨博人莫能屈旣受特眷揣帝意不欲臣下黨比遂日與諸議禮貴人抗帝以爲不黨益厚遇之馴至大用日蹇傲帝寢不能堪呵叱去留無復體貌及再入政府度前此與已角者皆不勝已忽嵩不爲防卒被陷以死天下皆惡嵩而亦嫉言驕恣不甚惜然言故剛直以却香冠不禮內豎致重禍本無

顯惡居相位亦頗能持爭帝嘗欲退處西內立太子監國言
答帝論云臣年六十全數已盡死不敢奉詔帝乃止高好貪
甚獨言能裁之言死高卒禍天下久乃多惜言者而言所推
轂徐階後卒能去高為名相隆慶初其家上書白冤狀詔復
其官賜祭葬諡文愍言始無子妾有身妻忌而嫁之生一子
言死妻逆之歸貌甚類言且得官矣忽病死言竟無後



明史藁

列傳第七十七終

文文年

